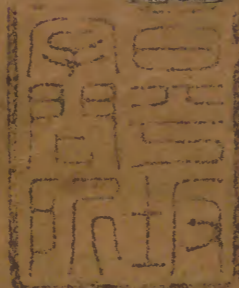


通鑑紀事本末

卷一百一十四 劉展之叛
 卷一百一十五 李輔國用事
 卷一百一十六 僕固懷恩之叛
 卷一百一十七 元載專政
 卷一百一十八 吐蕃入寇
 卷一百一十九 兩稅之弊
 卷一百二十 裴延齡蒸蠹
 卷一百二十一 吐蕃叛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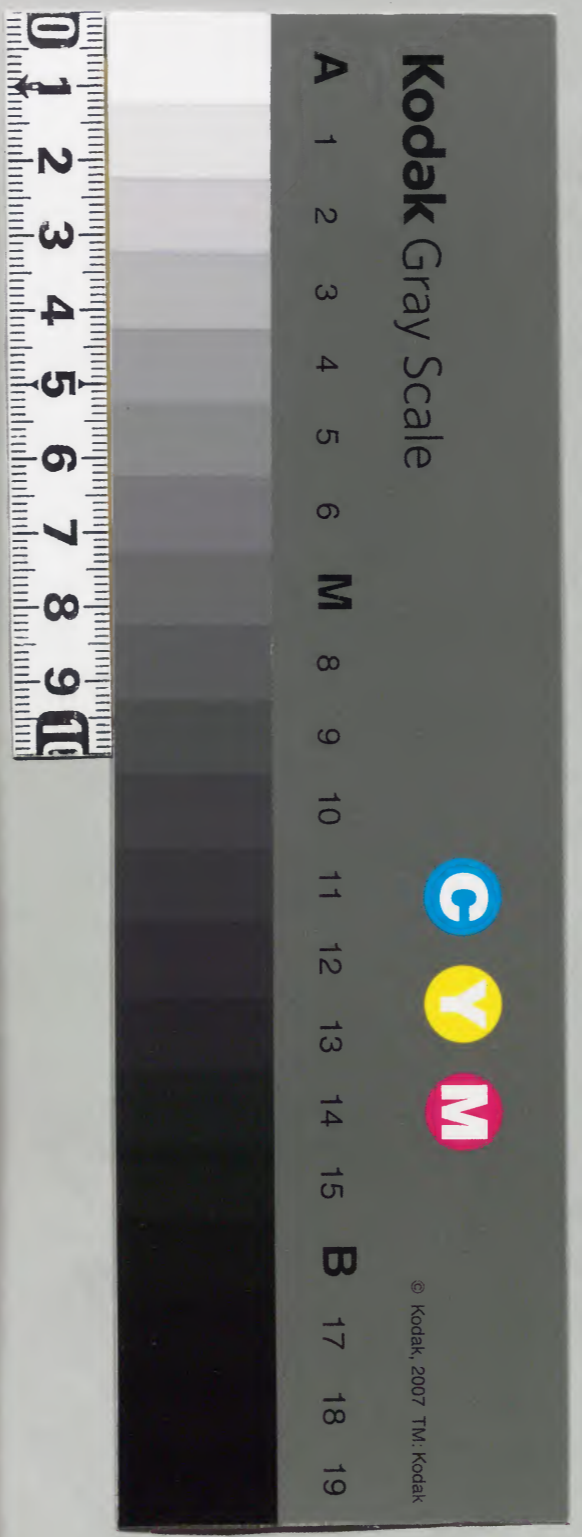
代宗幸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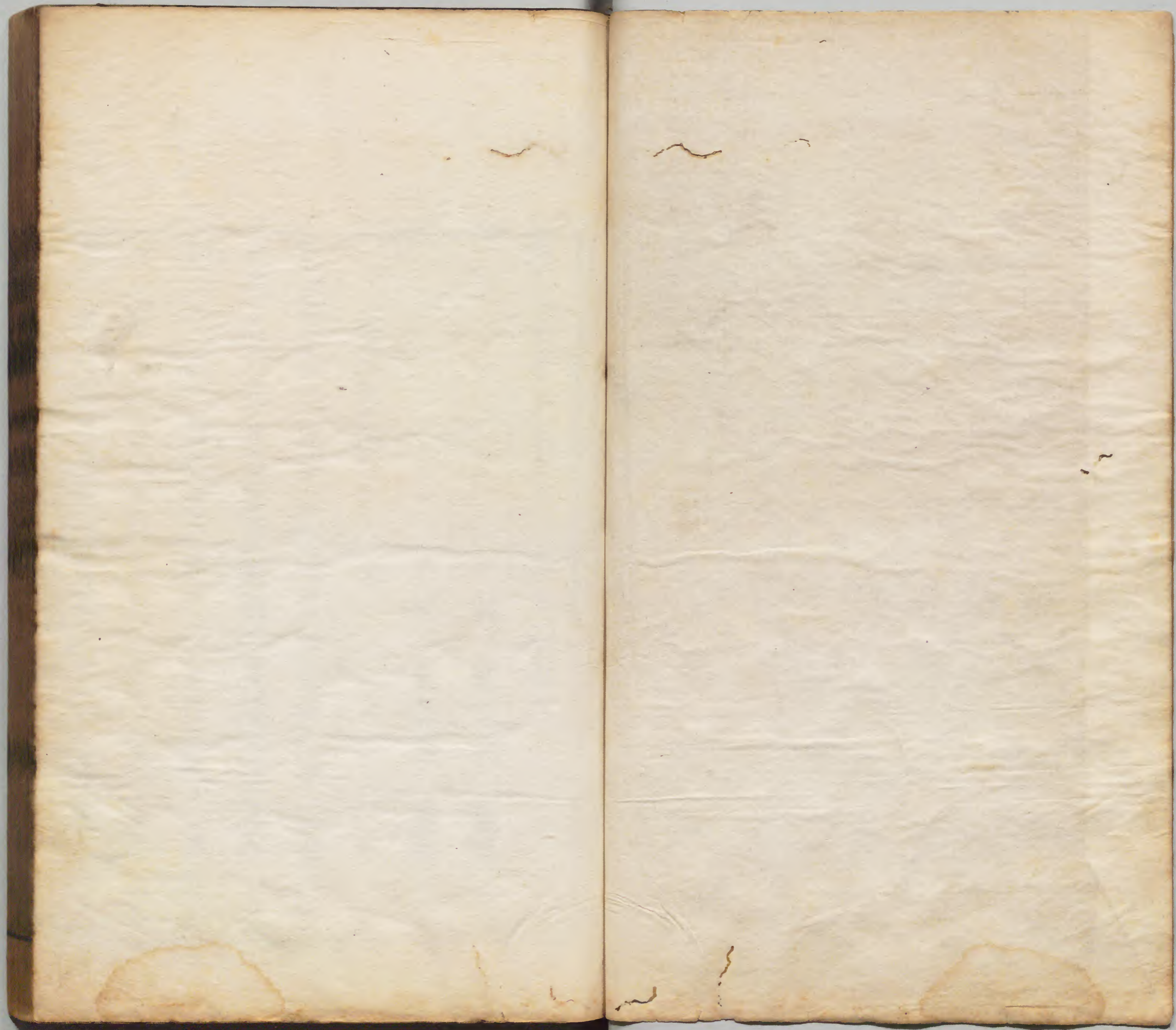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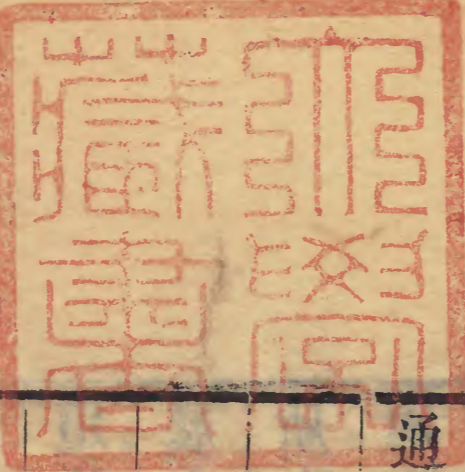
漢書門
 卷一百一十四
 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六
 卷一百一十七
 卷一百一十八
 卷一百一十九
 卷一百二十
 卷一百二十一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8811
冊數	60 (44)
函號	285 44

內閣文庫	
架	三八五
冊	六一
號	八八二
類	漢書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一百八十四

後漢書卷之八十四

宋 建安表 樞編次

明 太倉張 溥論正

劉展之叛

唐肅宗上元元年冬十一月，御史中丞李銑、宋州刺史劉展，皆領淮西節度副使，銑貪暴不法，展剛彊自用，故為其上者，多惡之。節度使王仲昇先奏銑罪而誅之，時有謠言曰：手執金刀起東方，仲昇使監軍使內左常侍刑延恩入奏，展倔彊不受命，姓名應謠讖。

通鑑紀事本末 卷之八十四

王仲昇使邢延恩奏除劉

展延恩請假

展江淮都統

密敕李峒鄧

景山圖展展

覺之遂反陷

潤昇州

請除之。延恩因說上曰：展與李銑一體之人，今銑誅，展不自安，苟不去之，恐其為亂。然展方握疆兵，宜以計去之。請除展江淮都統，代李峒。俟其釋兵赴鎮，中道執之。此一夫力耳。上從之。以展為都統淮南、南、東、江、浙、西三道節度使。密敕舊都統李峒及淮南、東、江、浙、西三道節度使，密敕舊都統李峒及淮南、東、江、浙、西三道節度使，數年至刺史，可謂暴貴矣。江淮租賦所出，今之重任，展無勲勞，又非親賢。一旦恩命寵擢如此，得非有讒人間之乎？因泣下。延恩懼曰：公素有

才望，主上以江淮為憂，故不次用公。公反以為疑，何哉？展曰：事苟不欺，印節可先得乎？延恩曰：可。乃馳詣廣陵，與峒謀解峒印節以授展。展得印節，乃上表謝恩。牒追江淮親舊，置之心齋。三道官屬遣使迎賀，申圖籍，相望於道。展悉舉宋州兵七千趣廣陵。延恩知展已得其情，還犇廣陵，與李峒、鄧景山發兵拒之。移檄州縣言展反，展亦移檄言峒反。州縣莫知所從。峒引兵度江，與副使潤州刺史韋儂、浙西節度使侯令儀屯京口。鄧景山將萬人屯徐城。展素有威名，御軍

嚴整江淮人望風畏之。展倍道先期至，使人問景山曰：「吾奉詔書赴鎮，此何兵也？」景山不應。展使人呼於陳前曰：「汝曹皆吾民也，勿干吾旗鼓，使其將孫待封。」張法雷擊之，景山眾潰，與延恩犇壽州。展引兵入廣陵，遣其將屈突孝標將兵三千徇濠楚。王貽將兵四千略淮西，李岍闢北固為兵場，插木以塞江口。展軍於白沙，設疑兵於瓜州，多張火鼓，若將趣北固者。如是累日，岍悉銳兵守京口以待之。展乃自上流濟襲下蜀，岍軍聞之，自潰。岍犇宣城。甲午，展陷潤州，昇州

姜昌郡宗犀
皆降賊鄭昊
之李岍邢延
恩鄧景山皆
潰逃

李藏用責李
岍棄城非忠
勇請收餘兵
拒展

軍士萬五千人，謀應展，攻金陵城，不克而遁。侯令儀懼，以後事授兵馬使姜昌群，棄城走。昌群遣其將宗犀詣展降。丙申，展陷昇州，以宗犀為潤州司馬，丹陽軍使，使昌群領昇州，以從子伯瑛佐之。李岍之去潤州也，副使李藏用謂岍曰：「處人尊位，食人重祿，臨難而逃之，非忠也。以數十州之兵食，三江五湖之險固，不發一矢而棄之，非勇也。失忠與勇，何以事君？藏用請收餘兵，竭力以拒之。」岍乃悉以後事授藏用。藏用收散卒，得七百人，東至蘇州，募壯士得三千人，立

柵以拒劉展。展遣其將傅子昂、宗犀攻宣州。宣歙節度使鄭昞之棄城走。李峒犇洪州。李藏用與展將張景超孫待封戰於郁墅，兵敗。犇杭州。景超遂據蘇州。待封進陷湖州。展以其將許嶧為潤州刺史。李可封為常州刺史。楊持璧、蘇州刺史。待封領湖州事。景超進逼杭州。藏用使其將溫晁屯餘杭。展以李晁為泗州刺史。宗犀為宣州刺史。傅子昂屯南陵。將下江州。徇江西。於是屈突孝標陷濠楚州。王暉陷舒和滁、廬等州。所向無不摧靡。聚兵萬人，騎三千，橫行江淮間。

崔昭拒王暉不得西

神功擊敗劉展亡渡江

壽州刺史崔昭發兵拒之。由是暉不得西，止屯廬州。初，上命平盧都知兵馬使田神功將所部精兵三千屯任城。鄧景山既敗，與刑延恩奏乞敕神功救淮南。未報，景山遣人趣之，且許以淮南金帛。子女為賂。神功及所部皆喜，悉眾南下。及彭城，敕神功討展。展聞之，始有懼色。自廣陵將兵八千拒之。選精兵二千渡淮，擊神功於都梁山。展敗走。至天長，以五百騎據橋。拒戰，又敗。展獨與一騎亡渡江。神功入廣陵，及楚州，大掠殺商胡以千數。城中地穿掘略徧。

溫冕擊敗張景超

二年春正月，張景超引兵攻杭州，敗李藏用將李彊於石夷門。孫待封自武康南出，將會景超攻杭州。溫冕據險擊敗之，待封脫身奔烏程。李可封以常州降。丁未，田神功使特進楊惠元等將千五百人西擊王暉，辛亥夜，神功先遣特進范知新等將四千人自白沙濟西，趣下蜀。鄧景山等將千人自海陵濟東，趣常州。神功與刑延恩將三千人軍於瓜州。壬子，濟江展將步騎萬餘，陳於蒜山。神功以舟載兵趣金山，會大風，五舟飄抵金山下，展屠其二舟，沈其三舟。神功不

賈隱林射斬劉展劉殷許嶧等皆死

平盧軍雖成功凡兩大掠

得度，還軍瓜州。而范知新等兵已至下蜀，展擊之不勝。弟殷勸展引兵逃入海，可延歲月。展曰：「若事不濟，何用多殺人父子乎？」歿早晚等耳。遂更帥眾力戰，將軍賈隱林射展中目而仆，遂斬之。劉殷許嶧等皆歿。隱林，滑州人也。楊惠元等擊破王暉於淮南。暉引兵東走，至常熟，廼降。孫待封詣李藏用降。張景超聚兵至七千餘人，聞展歿，悉以兵授張法雷，使攻杭州。景超逃入海。法雷至杭州，李藏用擊破之。餘黨皆平。平盧軍大掠十餘日，安史之亂，亂兵不及江淮，至是其

通鑑綱目 卷一百八十四 五
民始罹荼毒矣。

張洎曰。肅宗立於患難之中。捍安史之亂。時天下正未寧也。卽其臣而叛者。若何滔亂於南兗。王惟良亂於北庭。康楚元張維瑾亂於襄州。朱融亂於長塞。劉展亂於江淮。段子璋亂於梓州。王元振亂於絳州。紛紛者。史不勝書。然滔執楊齊魯。盧元裕平之。惟良謀作亂。李嗣業討之。楚元逐王政。稱南楚霸王。韋倫禽之。維瑾殺史翽。來瑱降之。融奉嗣岐王珍爲亂。邢濟告而誅之。

子璋殺虢王巨。稱梁王。崔光遠斬之。元振殺李國貞。郭子儀戮之。皆亂起旋定。不勞大師。若劉展逞亂。朝廷莫制。借兵平盧。民受翦掠。江淮間始重困矣。劉展與李銑。皆領淮西節度副使。節度使王仲昇惡之。先誅銑。使監軍邢延恩并奏除展。勢不兩下。計必先發。然展病剛強。較銑貪暴。罪少殊科。徐爲之地。可不戰而服也。延恩密進詭謀。展心懷疑。激而決反。以天子明威。不能行于一臣。顧啗之以官。欺而執之。又不密而敗。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八十四
速之反。關詩惡讒人亂國。春秋惡寺人漏師於多魚。延恩均有焉。天寶之季。安祿山將反。韋見素請除爲平章事。召詣闕。以賈循呂知誨楊光翽分領范陽平盧河東節度使。玄宗將從之。先遣輔璆琳往觀變。璆琳受賂。盛言祿山無二心。事遂寢。亡何而反。然璆琳以蔽祿山之惡成亂。延恩又以發展之惡召亂。中臣啣命。緩急進退於國皆無濟也。展兵橫行。李岍退走。李藏用責其不忠不勇。竭力柵拒。後得田神功銳師戰勝。

展敗渡江。斬於賈隱林。是役也。神功之勞雖多。其先完城却敵。功惟藏用。事定之後。牙將高幹誣其謀反。以兵襲殺之。崔圓不問。反爲殺孫待封。賞有罪而誅有功。紀綱倒置。莫有甚於斯時者也。且河東軍殺鄧景山而推辛雲京。鎮西北。庭行營兵殺荔非元禮。而推白孝德。詔無不從。藩鎮之禍。實始肅宗。憂國者奈之何哉。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一百八十四終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一百八十五

宋建安表 樞編次
明太倉張溥論正
張后 程元振附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一百八十五

宋建安表 樞編次

明太倉張溥論正

李輔國用事

張后 程元振附

唐肅宗至德元載

張良娣性巧慧能得上意從上

來朔方時從兵單寡良娣每寢常居上前上曰禦寇

非婦人所能良娣曰倉猝之際妾以身當之殿下可

從後逸去至靈武產子三日起縫戰士衣上止之對

曰比非妾自養之時上以是益憐之肅宗即位於

張良娣巧慧得上意

靈武遣使召李泌於潁陽，謁見大喜，時事皆咨之。

上以建寧王倓為天下兵馬元帥，李泌勸上用廣平

王俛，倓聞而謝之。事見安史之亂上皇賜張良娣七寶鞍，李

泌言於上曰：今四海分崩，當以儉約示人。良娣不宜

乘此，請撤其珠玉，付庫吏，以俟有戰功者賞之。良娣

自閣中言曰：鄰里之舊，何至如是！上曰：先生為社稷

計也，遽命撤之。建寧王倓泣於廊下，聲聞於上，上驚

召問之，對曰：臣比憂禍亂未已，今陛下從諫如流，不

日當見陛下迎上皇還長安，是以喜極而悲耳。良娣

上皇賜張良娣七寶鞍，李泌請撤珠玉，上從其言，建寧王倓賀上從諫如流，良娣惡泌倓上欲立張良娣為后，泌請緩以待上皇命。

由是惡泌及倓。上又謂泌曰：良娣祖母昭成太后

之妹也，上皇所念，朕欲使正位中宮，以慰上皇心，何

如對曰：陛下在靈武，以群臣望尺寸之功，故踐大位。

非私已也。至於家事宜待上皇之命，不過晚歲月之

間耳。上從之。時張良娣與李輔國相表裏，皆惡泌。

建寧王倓謂泌曰：先生舉倓於上，得展臣子之效，無

以報德，請為先生除害。泌曰：何也？倓以良娣為言，泌

曰：此非人子所言。願王姑置之，勿以為先。倓不從。

二載春正月，上從容謂李泌曰：廣平為元帥踰年，今

欲命建寧專征又恐勢分立廣平為太子何如對曰
 臣固嘗言之矣。戎事交切。須即區處。至於家事當俟
 上皇不然後代何以辨陛下靈武即位之意邪。此必
 有人欲令臣與廣平有隙耳。臣請以語廣平。廣平亦
 必未敢當。泌出以告廣平。王俶俶曰。此先生深知其
 心。欲曲成其美也。乃入固辭曰。陛下猶未奉晨昏。臣
 何心敢當儲副。願俟上皇還宮。臣之幸也。上賞慰之。
 李輔國本飛龍小兒。粗閑書計。給事太子宫。上委信
 之。輔國外恭謹寡言。而內狡險。見張良娣有寵。陰附

李輔國張良娣
 王倓殺建寧
 王倓

會之。與相表裏。建寧王倓數於上前。詆訐二人罪惡。
 二人譖之於上。曰。倓恨不得為元帥。謀害廣平王。上
 怒。賜倓歿。於是廣平王俶及李泌皆內懼。俶謀去輔
 國及良娣。泌曰。不可。王不見建寧之禍乎。俶曰。竊為
 先生憂之。泌曰。泌與主上有約矣。俟平京師。則去還
 山。庶免於患。俶曰。先生去。則俶益危矣。泌曰。王但盡
 人子之孝。良娣婦人。王委曲順之。亦何能為。上嘗
 就泌飲酒。同榻而寢。而李輔國請取契鑰付泌。泌請
 使輔國掌之。上許之。泌曰。臣今報德足矣。復為閑人。

通鑑紀事 卷一百八十五
何樂如之。上曰：朕與先生累年同憂患，今方相同娛樂，奈何遽欲去乎？泌曰：臣有五不可留，願陛下聽臣去，免臣於死。上曰：何謂也？對曰：臣遇陛下太早，陛下任臣太重，寵臣太深，臣功太高，迹太奇，此其所以不可留也。上曰：且眠矣，異日議之。對曰：陛下今就臣榻，卧猶不得請，况異日香案之前乎？陛下不聽臣去，是殺臣也。上曰：不意卿疑朕如此，豈有如朕而辦殺卿邪？是直以朕為句踐也。對曰：陛下不辦殺臣，故臣求歸。若其既辦，臣安得復言？且殺臣者，非陛下也。乃五

不可也。陛下曷日待臣如此？臣於事猶有不敢言者。况天下既安，臣敢言乎？上良久曰：卿以朕不從卿北伐之謀乎？對曰：非也。所不敢言者，乃建寧耳。上曰：建寧朕之愛子，性英果，艱難時有功，朕豈不知之？但因此為小人所教，欲害其兄，圖繼嗣，朕以社稷大計，不得已而除之，卿不細知其故邪？對曰：若有此心，廣平當怨之。廣平每與臣言其冤，輒流涕嗚咽。臣今必辭陛下去，始敢言之耳。上曰：渠嘗夜捫廣平，意欲加害。對曰：此皆出讒人之口，豈有建寧之孝友聰明，肯為

泌極言建寧
之寃請慎將
來

通鑑綱目 卷一百八十五 四
此乎。且陛下昔欲用建寧爲元帥。臣請用廣平建寧。若有此心。當深憾於臣。而以臣爲忠益相親善。陛下以此可察其心矣。上乃泣下曰。先生言是也。既往不咎。朕不欲聞之。泌曰。臣所以言之者。非咎既往。乃欲陛下慎將來耳。昔天后有四子。長曰太子弘。天后方圖稱制。惡其聰明。酖殺之。立次子雍王賢。賢內憂懼。作黃臺瓜辭。冀以感悟天后。天后不聽。賢卒歿於黔中。其辭曰。種瓜黃臺下。瓜熟子離離。一摘使瓜好。再摘使瓜稀。三摘猶爲可。四摘抱蔓歸。今陛下已一摘

矣。○慎○無○再○摘○上○愕○然○曰○安○有○是○哉○卿○錄○是○辭○朕○當○書○紳○對○曰○陛○下○但○識○之○於○心○何○必○形○於○外○也○是○時○廣○平○王○有○大○功○良○娣○忌○之○潛○構○流○言○故○泌○言○及○之○泌○復○固○請○歸○山○上○曰○俟○將○發○此○議○之○冬○十○月○李○泌○歸○衡○山○乾○元○元○年○春○二○月○癸○卯○朔○以○殿○中○監○李○輔○國○兼○太○僕○卿○輔○國○依○附○張○淑○妃○判○元○帥○府○行○軍○司○馬○勢○傾○朝○野○三○月○戊○寅○立○張○淑○妃○爲○皇○后○張○后○生○興○王○侁○纔○數○歲○欲○以○爲○嗣○上○疑○未○決○從○容○謂○考○功○郎○中○知○制○誥○李○揆○曰○成○王○長○且○有○功○朕○欲○立○爲○太○子○卿○意○何○如○揆

李揆賀立成
王倣爲太子

揆論皇后不
當加尊號

再拜賀曰此社稷之福臣不勝大慶上喜曰朕意決矣庚寅立成王倣爲皇太子揆道玄之玄孫也

二年春二月壬子月食既先是百官請加皇后尊號曰輔聖上以問中書舍人李揆對曰自古皇后無尊號惟韋后有之豈足爲法上驚曰庸人幾誤我會月食事遂寢后與李輔國相表裏橫於禁中干豫政事請託無窮上頗不悅而無如之何太子詹事李輔國自上在靈武判元帥行軍司馬事侍直帷幄宣傳詔命四方文奏寶印符契晨夕軍號一以委之及還

輔國勢尊宦
官稱爲五郎
李揆稱爲五
父

京師專掌禁兵常居內宅制敕必經輔國押署然後施行宰相百司非時奏事皆因輔國關白承旨常於銀臺門決天下事事無大小輔國口爲制敕寫付外施行事畢聞奏又置察事數十人潛令於人間聽察細事卽行推按有所追索諸司無敢拒者御史臺大理寺重囚或推斷未畢輔國追詣銀臺一時縱之三司府縣鞠獄皆先詣輔國咨稟輕重隨意稱制敕行之莫敢違者宦官不敢斥其官皆謂之五郎李揆山東甲族見輔國執子躬禮謂之五父及李峴爲相於

李峴正直請
定法制輔國
忌之

通鑑系事。卷一百一十五。上○前○叩○頭○論○制○敕○皆○應○由○中○書○出○具○陳○輔○國○專○權○亂○政○之○狀○上○感○寤○賞○其○正○直○輔○國○所○行○事○多○所○變○更○罷○其○察○事○輔○國○由○是○讓○行○軍○司○馬○請○歸○本○官○上○不○許○壬寅○制○比○緣○軍○國○務○殷○或○宣○口○敕○處○分○諸○色○取○索○及○杖配○囚○徒○自○今○一○切○並○停○如○非○正○宣○並○不○得○行○中○外○諸務○各○歸○有○司○英○武○軍○虞○候○及○六○軍○諸○使○諸○司○等○比○來或○因○論○競○懸○自○追○攝○自○今○一○切○須○經○臺○府○如○所○由○處斷○不○平○聽○具○狀○奏○聞○諸○律○令○除○十○惡○殺○人○姦○盜○造○偽外○餘○煩○冗○一○切○刪○除○仍○委○中○書○門○下○與○法○官○詳○定○聞

押官為劫謝
夷甫論殺之
其妻訟冤孫
鑿崔伯陽李
曄權獻鞠無
冤毛若虛希
輔國意歸罪
夷甫上貶流
伯陽等李峴
言其無罪亦
貶而若虛除
御史中丞

奏輔國由是忌峴。鳳翔馬坊押官為劫。天興尉謝夷甫捕殺之。其妻訟冤。李輔國素出飛龍廡。敕監察御史孫鑿鞠之。無冤。又使御史中丞崔伯陽刑部侍郎李曄大理卿權獻鞠之。與鑿同。妻猶不服。又使侍御史太平毛若虛鞠之。若虛傾巧士。希輔國意。歸罪上。上匿若虛於簾下。伯陽尋至。言若虛附會中人。鞠獄不直。上怒。叱出之。伯陽貶高要尉。獻貶桂陽尉。曄與鳳翔尹嚴向皆貶嶺下尉。鑿除名。長流播州。吏部

尚書同平章事李峴奏伯陽等無罪責之太重。上以爲朋黨。五月辛巳。貶峴蜀州刺史。右散騎常侍韓擇木入對。上謂之曰。李峴欲專權。今貶蜀州。朕自覺用法大寬。對曰。李峴言直。非專權。陛下寬之。祇益聖德耳。若虛尋除御史中丞。威振朝廷。

召薨侗幼太子位遂定

上元元年夏六月甲申。興王召薨。召昭后長子也。幼曰定王侗。張后以故。數欲危太子。太子常以恭遜取容。會召薨。侗尚幼。太子位遂定。上皇愛興慶宮。自蜀歸。卽居之。上時自夾城往起居。上皇亦間至大明宮左。龍武大將軍陳玄禮。內侍監高力士。久侍衛上皇。上又命玉真公主如仙媛。內侍王承恩。魏悅及梨園弟子常娛侍左右。上皇多御長慶樓。父老過者。往往瞻拜呼萬歲。上皇常於樓下置酒食。賜之。又嘗召將軍郭英乂等上樓賜宴。有劔南奏事官過樓下拜舞。上皇命玉真公主如仙媛爲之作主人。李輔國素微賤。雖暴費用事。上皇左右皆輕之。輔國意恨。且欲立竒功以固其寵。乃言於上曰。上皇居興慶宮。日與外人交通。陳玄禮高力士謀不利於陛下。今六軍將

通鑑綱目

李輔國請遷
上皇於西內
上不應乘上
不豫矯語迎
上皇遊將射
生五百騎劫
選之上勞輔
國爲安社稷

士盡靈武勲臣皆反仄不安臣曉諭不能解不敢不以聞上泣曰聖皇慈仁豈容有此對曰上皇固無此意其如群小何陛下爲天下主當爲社稷大計消亂於未萌豈得徇匹夫之孝且興慶宮與閭閻相參垣墉淺露非至尊所宜居大內深嚴奉迎居之與彼何殊又得杜絕小人熒惑聖聽如此上皇享萬歲之安陛下有三朝之樂庸何傷乎上不聽興慶宮先有馬三百匹輔國矯敕取之纔留十匹上皇謂高力士曰吾兒爲輔國所惑不得終孝矣輔國又令六軍將士

號哭叩頭請迎上皇居西內上泣不應輔國懼會上不豫秋七月丁未輔國矯稱上語迎上皇遊西內至睿武門輔國將射生五百騎露刃遮道奏曰皇帝以興慶宮湫隘迎上皇遷居大內上皇驚幾墜高力士曰李輔國何得無禮叱令下馬輔國不得已而下力士因宣上皇誥曰諸將士各好在將士皆納刃再拜萬歲力士又叱輔國與已共執上皇馬鞚侍衛如西內居甘露殿輔國帥衆而退所留侍衛兵纔阨老數十人陳玄禮高力士及舊宮人皆不得留左右上皇

顏真卿請問
上皇起居輔
國奏貶蓬州
長史
流高力士等
出玉真公主
等上皇遂不
擇成疾

曰與慶宮吾之王地吾數以讓皇帝皇帝不受今日
之徙亦吾志也是日輔國與六軍大將素服見上請
罪上又迫於諸將乃勞之曰南宮西內亦復何殊卿
等恐小人熒惑防微杜漸以安社稷何所懼也刑部
尚書顏真卿首帥百寮上表請問上皇起居輔國惡
之奏貶蓬州長史丙辰高力士流巫州王承恩流
播州魏悅流溱州陳玄禮勒致仕置如仙媛於歸州
玉真公主出居玉真觀上更選後宮百餘人置西內
備灑掃令萬安咸宜二公主視服膳四方所獻珍異

上欲誅輔國
漸不決

上感李唐言
因畏張后不
敢詣西內

先薦上皇然上皇日以不憚因不茹葷辟穀浸以成
疾上初猶往問安既而上亦有疾但遣人起居其後
上稍悔寤惡輔國欲誅之畏其握兵竟猶豫不敢決
二年初李輔國與張后同謀遷上皇於西內是日
端午山人李唐見上上方抱幼女謂唐曰朕念之卿
勿恠也對曰太上皇思見陛下計亦如陛下之念公
主也上泫然泣下然畏張后尚不敢詣西內秋八
月癸丑朔加開府儀同三司李輔國兵部尚書乙未
輔國赴上宰相朝臣皆送之御厨具饌太常設樂輔

裴冕不肯以
宰相與輔國

國驕縱日甚求為宰相上曰以卿之功何官不可為其如朝望未允何輔國乃諷僕射裴冕等使薦已上密謂蕭華曰輔國求為宰相若公卿表來不得不與華出問冕曰初無此事吾臂可斷宰相不可得華入言之上大悅輔國銜之建子月戊戌冬至巳亥上朝上皇於西內寶應元年建辰月李輔國以求宰相不得怨蕭華庚午以戶部侍郎元載為京兆尹載詣輔國固辭輔國識其意壬寅以司農卿陶銳為京兆尹輔國言蕭華

輔國怨蕭華
請罷之薦元
載代相

專權請罷其相上不許輔國固請不已乃從之仍引元載代華戊申華罷為禮部尚書以載同平章事領度支轉運使如故建巳月甲寅上皇崩于神龍殿年七十八乙卯遷坐於太極殿上以寢疾發哀於內殿群臣發哀於太極殿蕃官勢面割耳者四百餘人丙辰命苗晉卿攝冢宰上自仲春寢疾聞上皇登遐哀慕疾轉劇乃命太子監國甲子制改元復以建寅為正月月數皆如其舊赦天下初張后與李輔國相表裏專權用事晚年更有隙內射生使三原程元

蕃官哀上皇
者四百餘人

張后晚與輔
國隙召太子
謀誅之太子
謝不能乃以
屬越王係程
元振密告輔
國反收捕越
王等遷后別
殿上驚而崩
后與係側皆
遇害

振黨於輔國上疾篤后召太子謂曰李輔國久典禁
兵制敕皆從之出擅逼遷聖皇其罪甚大所忌者吾
與太子今主上彌留輔國陰與程元振謀作亂不可
不誅太子泣曰陛下疾甚危二人皆陛下勲舊之臣
一旦不告而誅之必致震驚恐不能堪也后曰然則
太子姑歸吾更徐思之太子出后召越王係謂曰太
子仁弱不能誅賊臣汝能之乎對曰能係乃命內謁
者監段恒俊選宦官有勇力者二百餘人授甲於長
生殿後乙丑后以上命召太子元振知其謀密告輔

國伏兵於陵霄門以俟之太子至以難告太子曰必
無是事主上疾亟召我我豈可畏死而不赴乎元振
曰社稷事大太子必不可入乃以兵送太子於飛龍
廡且以甲兵守之是夜輔國元振勒兵三殿收捕越
王係段恒俊及知內侍省事朱光輝等百餘人繫之
以太子之命遷后於別殿時上在長生殿使者逼后
下殿并左右數十人幽於後宮宦官宮人皆驚駭逃
散丁卯上崩輔國等殺后并係及堯王儻是日輔國
始引太子素服於九仙門與宰相相見敘上皇晏駕

高力士以慟
上皇卒

號輔國為尚
父

通鑑系事 卷一百八十五 十一
拜哭始行監國之令戊辰發大行皇帝喪於兩儀殿
宣遺詔已巳代宗即位高力士遇赦還至朗州聞
上皇崩號慟嘔血而卒李輔國恃功益橫明謂上
曰大家但居禁中外事聽老奴處分上內不能平以
其方握禁兵外尊禮之乙亥號輔國為尚父而不名
事無大小皆咨之群臣出入皆先詣輔國亦晏然處
之以內飛龍廡副使程元振為左監門衛將軍知內
侍省事朱光輝及內常侍啖庭瑤山人李唐等二十
餘人皆流黔中夏五月以李輔國為司空兼中書

元載希輔國
意貶蕭華峽
州司馬

令壬辰貶禮部尚書蕭華為峽州司馬元載希李
輔國意以罪誣之也飛龍副使程元振謀奪李輔
國權密言於上請稍加裁制六月己未解輔國行軍
司馬及兵部尚書餘如故以元振代判元帥行軍司
馬仍遷輔國出居外第於是道路相賀輔國始懼上
表遜位辛酉罷輔國兼中書令進爵博陸王輔國入
謝憤咽而言曰老奴事郎君不了請歸地下事先帝
上猶慰諭而遣之秋九月乙未加程元振驃騎大
將軍兼內傳監上在東宮以李輔國專橫心甚不

輔國憤居外
第

平及嗣位以輔國有殺張后之功不欲顯誅之壬戌夜盜入其第竊輔國之首及一臂而去敕有司捕盜遣中使存問其家為刻木首葬之仍贈太傅

代宗廣德元年冬十月驃騎大將軍判元帥行軍司馬程元振專權自恣人畏之甚於李輔國諸將有大功者元振皆疾忌欲害之吐蕃入寇元振不以時奏致上狼狽出幸上發詔徵諸道兵李光弼等皆忌元振居中莫有至者中外咸切齒而莫敢發言太常博士柳伉上疏語見吐蕃入寇上以元振有保護功十一月辛

程元振放歸猶私入長安京兆掄以聞安置江陵

丑削元振官爵放歸田里程元振既得罪歸三原聞上還宮衣婦人服私入長安復規任用京兆府掄之以聞

二年春正月壬寅敕稱程元振變服潛行將圖不軌長流溱州上念元振之功復令於江陵安置

張溥曰上皇崩於神龍殿蕃官務面割耳者四百餘人予為泫然曰夷狄知禮賢於肅宗遠矣肅宗不俟父命即位靈武謀冊后立太子不能一日待李泌固諫乃止終非帝本心也輔國窺

帝所欲。惟惴惴大位。若以爲上皇在。雖父子異宮。人心未深相屬也。上元之秋。矯語迎上皇遊西內。射生官遮道劫遷。上皇驚。幾墜馬。入甘露殿。執高力士手泣曰。微將軍。且爲兵死鬼。自古臣弑君子。弑父。豈必身執銳。瞋目語難哉。授意於人。而不正其討。春秋所以誅趙盾也。輔國假六軍將士之威。逼上皇如西內。高力士厲聲叱之。震懼失轡。及素服謁上謝罪。反勞苦之。稱社稷功。玉真公主及力士承恩等。上皇愛女舊侍。

盡賜屏竄。謂上不與聞乎弑。其誰信之。且輔國間廐小兒。役於王銍。典禾豆。隨事齷齪。不啖葷。詭爲浮屠行。其人至微淺。驟拔擢。官僕射。惟所欲爲。至求宰相。不敢辭。私語蕭華。令裴冕謝之。輔國怒。華立罷。度非平日與陰謀逆。不恐怖忌諱若此。隋煬能殺張衡。肅宗不斥誅輔國。煬帝勇。肅宗弱也。張后比輔國。譖殺建寧王倓。謀遷上皇。罪當死。然晚隙輔國。召太子謀誅之。謂逼遷聖皇罪大。太子泣不應。乃屬越王兖王。集甲

士長生殿事雖不成其英武帝不及也。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一百八十五終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一百八十六

宋 建安袁 樞編次

明 太倉張 溥論正

僕固懷恩之叛 周智光附

唐肅宗寶應元年 初回紇毗伽闕可汗為登里求

昏肅宗以僕固懷恩女妻之為登里可敦時徵兵回

紇以討史朝義可汗請與懷恩相見上令懷恩往見

之懷恩為可汗言唐家恩信不可負可汗悅遣使上

表請助國討朝義

肅宗以僕固
懷恩女妻登
里回紇遂請
助討史朝義

代宗廣德元年。初僕固懷恩受詔與回紇可汗相見於太原。河東節度使辛雲京以可汗乃懷恩婿恐其合謀襲軍府。閉門自守。亦不犒師。及史朝義既平。詔懷恩送可汗出塞。往來過太原。雲京亦閉城不與相聞。懷恩怒。具表其狀。不報。懷恩將朔方兵數萬屯汾州。使其子御史大夫瑒將萬人屯榆次。裨將李光逸等屯祁縣。李懷光等屯晉州。張維嶽等屯沁州。懷光本勃海靺鞨也。姓茹。為朔方將。以功賜姓。中使駱奉仙至太原。雲京厚給之。為言懷恩與回紇連謀。反

中使駱奉僊與辛雲京比譖懷恩謀反懷恩請誅雲

京奉仙詔兩解不問懷恩怨憤上書自訟六罪

狀已露。奉仙遠過懷恩。懷恩與飲於母前。母數讓奉仙曰。汝與吾兒約為兄弟。今又親雲京。何兩面也。酒酣。懷恩起舞。奉仙贈以纏頭綵。懷恩欲酬之。曰。來日端午。當更樂飲。一日。奉仙固請行。懷恩匿其馬。奉仙謂左右曰。朝來責我。又匿我馬。將殺我也。夜踰垣而走。懷恩驚。遽以其馬追還之。八月癸未。奉仙至長安。奏懷恩謀反。懷恩亦具奏其狀。請誅雲京。奉仙上兩無所問。優詔和解之。懷恩自以兵興以來。所在力戰。一門歿王事者四十六人。女嫁絕域。說諭回紇。再收

兩京平定河南北功無與比。而爲人構陷。憤怨殊深。上書自訟。以爲臣昨奉詔。送可汗歸國。傾竭家貲。俾之上道。行至山北。雲京奉仙。閉城不出。祇迎。仍令潛行竊盜。回紇怨怒。亟欲縱兵。臣力爲彌縫。方得出塞。雲京奉仙。恐臣先有奏論。遂復妄稱設備。與李抱玉共相組織。臣靜而思之。其罪有六。昔同羅叛亂。臣爲先帝掃清河曲。一也。臣男玢爲同羅所虜。得間亡歸。臣斬之以令衆士。二也。臣有二女。遠嫁外夷。爲國和親。蕩平寇敵。三也。臣與男瑒。不顧歿亡。爲國效命。四也。河北新附。節度使皆握彊兵。臣撫綏以安反側。五也。臣說諭回紇。使赴急難。天下旣平。送之歸國。六也。臣旣負六罪。誠合萬誅。惟當吞恨九泉。銜冤千古。復何訴哉。臣受恩至重。夙夜思奉天顏。但以來瑱受誅。朝廷不示其罪。諸道節度。誰不疑懼。近聞詔追數人。盡皆不至。實畏中官讒口。虛受陛下誅夷。豈唯群臣不忠。正爲回邪在側。且臣前後所奏。駱奉仙詞情。非不據實。陛下竟無處置。寵任彌深。皆由同類比周。蒙蔽聖聽。竊聞四方遣人奏事。陛下皆云與驃騎議之。

通鑑紀事本末

懷恩痛代宗
因循

曾不委宰相可否。或稽留數月不還。遠近益加疑阻。如臣朔方將士。功效最高。爲先帝中興主人。乃陛下蒙塵故吏。曾不別加優獎。反信讒嫉之詞。子儀先已被猜。臣今又遭詆毀。弓藏鳥盡。信匪虛言。陛下信其矯誣。何殊指鹿爲馬。儻不納愚懇。且貴因循。臣實不敢保家。陛下豈能安國。忠言利行。惟陛下圖之。臣欲公然入朝。恐將士留沮。今託巡晉絳。於彼遷延。乞陛下特遣一介。至絳州問臣。臣卽與之同發。九月壬戌。上遣裴遵慶詣懷恩諭旨。且察其去就。懷恩見遵慶

上令裴遵慶
諭懷恩懷恩
欲入朝爲范
志誠所阻

抱其足。號泣訴冤。遵慶爲言。聖恩優厚。諷令入朝。懷恩許諾。副將范志誠以爲不可。曰。公信其甘言。入則爲來瑱。不復還矣。明日懷恩見遵慶。以懼歿爲辭。請令一子入朝。志誠又以爲不可。遵慶乃還。御史大夫王翊使回紇還。懷恩先與可汗往來。恐翊洩其事。遂留之。

二年春正月丙午。遣檢校刑部尚書顏真卿宣慰朔方。行營上之在陝也。真卿請奉詔召僕固懷恩。上不許。至是上命真卿說諭懷恩入朝。對曰。陛下在陝。臣

顏真卿李抱
真皆請以郭
子儀代懷恩

往以忠義責之使之赴難彼猶有可來之理今陛下
還宮彼進不成勤王退不能釋衆召之庸肯至乎且
言懷恩反者獨辛雲京駱奉仙李抱玉魚朝恩四人
耳自外群臣皆言其枉陛下不若以郭子儀代懷恩
可不戰而服也時汾州別駕李抱真抱玉之從父弟
也知懷恩有異志脫身歸京師上方以懷恩爲憂召
見抱真問計對曰此不足憂也朔方將士思郭子儀
如子弟之思父兄懷恩欺其衆云郭子儀已爲魚朝
恩所殺衆信之故爲其用耳陛下誠以子儀領朔方

彼皆不召而來耳上然之僕固懷恩既不爲朝廷
所用遂與河東都將李瑒誠潛謀取太原辛雲京覺
之殺瑒誠乘城設備懷恩使其子瑒將兵攻之雲京
出與戰場大敗而還遂引兵圍榆次上謂郭子儀曰
懷恩父子負朕實深聞朔方將士思公如枯旱之望
雨公爲朕鎮撫河東汾上之師必不爲變戊午以子
儀爲關內河東副元帥河中節度等使懷恩將士聞
之皆曰吾輩從懷恩爲不義何面目見汾陽王丁
卯以郭子儀爲朔方節度大使二月子儀至河中

以子儀鎮撫
河東將士皆
愧爲不義

僕固瑒圍榆次旬餘不拔遣使急發祁縣兵李光逸盡與之士卒未食行不能前十將白玉焦暉以鳴鏑射其後者軍士曰將軍何乃射人玉曰今從人反終不免歿歿一也射之何傷至榆次瑒責其遲胡人曰我乘馬乃漢卒不行耳瑒捶漢卒卒皆怨怒曰節度使黨胡人其夕焦暉白玉帥眾攻瑒殺之僕固懷恩聞之入告其母母曰吾語汝勿反國家待汝不薄今眾心既變禍必及我將如之何懷恩不對再拜而出母提刀逐之曰吾為國家殺此賊取其心以謝三軍

焦暉白玉殺僕固瑒

懷恩母責子負國提刀逐之

懷恩疾走得免遂與麾下三百度河北走時朔方將渾釋之守靈州懷恩檄至云全軍歸鎮釋之曰不然此必眾潰矣將拒之其甥張詔曰彼或翻然改圖以眾歸鎮何可不納也釋之疑未決懷恩行速先候者而至釋之不得已納之張詔以其謀告懷恩懷恩以詔為間殺釋之而收其軍使詔主之既而曰釋之舅也彼尚負之安有忠於我哉他日以事杖之折其脛寘於彌戕城而死都虞候張維嶽在沁州聞懷恩去乘傳至汾州撫定其眾殺焦暉白玉而竊其功以告

張詔附懷恩殺舅渾釋之懷恩亦殺詔

張維嶽殺焦
暉白玉并賂
盧諒遂竊誅
瑒之功子儀
後知諒詐杖
殺之
上不受誅瑒
之賀厚待懷
恩母

上以溫詔諭
懷恩詣闕而
不從

子儀料懷恩
無能為

郭子儀子儀使牙官盧諒至汾州維嶽賂諒使實其
言子儀奏維嶽殺瑒傳首詣闕群臣入賀上慘然不
悅曰朕信不及人致勲臣顛越深用為愧又何賀焉
命輦懷恩母至長安給待優厚月餘以壽終以禮葬
之功臣皆感嘆戊寅郭子儀如汾州懷恩之眾數萬
悉歸之咸鼓舞涕泣喜其來而悲其晚也子儀知盧
諒之詐杖殺之上以李抱真言有驗遷殿中少監
夏六月僕固懷恩至靈武收合散亡其眾復振上厚
撫其家癸未下詔稱其勲勞著於帝室及於天下疑

隙之端起自群小察其深衷本無它志君臣之義情
實如初但以河北既平朔方已有所屬宜解河北副
元帥朔方節度等使其太保兼中書令大寧郡王如
故但當詣闕更勿有疑懷恩竟不從秋八月郭子
儀自河中入朝會涇原奏僕固懷恩引回紇吐蕃十
萬眾將入寇京師震駭詔子儀帥諸將出鎮奉天上
召問方略對曰懷恩無能為也上曰何故對曰懷恩
勇而少恩士心不附所以能入寇者因思歸之士耳
懷恩本臣偏裨其麾下皆臣部曲必不忍以鋒刃相

向以此知其無能為也。辛巳子儀發赴奉天。九月
辛亥以郭子儀充北道邠寧涇原河西以來通和吐
蕃使。僕固懷恩前軍至宜祿。郭子儀使右兵馬使
李國臣將兵為郭晞後繼。邠寧節度使白孝德敗吐
蕃于宜祿。冬十月懷恩引回紇吐蕃至邠州。白孝德
郭晞閉城拒守。僕固懷恩與回紇吐蕃進逼奉天
京師戒嚴。諸將請戰。郭子儀不許曰。虜深入吾地利
於速戰。吾堅壁以待之。彼以吾為怯。必不戒。乃可破
也。若遽戰而不利。則眾心離矣。敢言戰者斬。辛未夜

懷恩引回紇吐蕃進逼奉天
天子儀堅壁不戰既出陣虜驚遁

子儀出陳於乾陵之南。壬申未明。虜眾大至。虜始以
子儀為無備。欲襲之。忽見大軍。驚愕。遂不戰而退。子
儀使裨將李懷光等將五千騎追虜至麻亭而還。虜
至邠州。丁丑攻之不克。乙酉虜涉涇而遁。懷恩之
南寇也。河西節度使楊志烈發卒五千。謂監軍柏文
達曰。河西銳卒盡於此矣。君將之以攻靈武。則懷恩
有返顧之慮。此亦救京師之一奇也。文達遂將其眾
擊摧砂堡靈武縣皆下之。進攻靈州。懷恩聞之。自承
壽遠歸。使蕃渾二千騎夜襲文達。大破之。士卒死者

楊志烈委柏文達攻靈武始勝後敗

殆半文達將餘眾歸涼州哭而入志烈迎之曰行此
有安京室之功卒死何傷士卒怨其言未幾吐蕃圍
涼州士卒不為用志烈犇甘州為沙陀所殺涼州遂
陷

子儀請防吐蕃

永泰元年春三月庚戌吐蕃遣使請和詔元載杜鴻
漸與盟於興唐寺上問郭子儀吐蕃請盟何如對曰
吐蕃利我不虞若不虞而來國不可守矣乃相繼遣
河中兵戍奉天又遣兵巡涇原以覘之僕固懷恩
誘回紇吐蕃吐谷渾党項奴刺數十萬眾俱入寇令

懷恩誘回紇等入寇自將朔方兵繼之遇暴疾死於鳴沙范志誠代領其眾

子儀請令諸道節度使扼衝要

李忠臣聞詔即日就道

吐蕃大將尚給悉贊摩馬重英等自北道趣奉天党
項帥任敷鄭庭郝德等自東道趣同州吐谷渾奴刺
之眾自西道趣盤屋回紇繼吐蕃之後懷恩又以朔
方兵繼之郭子儀使行軍司馬趙復入奏曰虜皆騎
兵其來如飛不可易也請使諸道節度使鳳翔李抱
玉滑濮李光庭邠寧白孝德鎮西馬璘河南郝庭玉
淮西李忠臣各出兵以扼其衝要上從之諸道多不
時出兵李忠臣方與諸將擊毬得詔亟命治行諸將
及監軍皆曰師行必擇日忠臣怒曰父母有急豈可

通鑑綱目卷之八十一
九
擇日而後救邪即日勒兵就道懷恩中塗遇暴疾而
歸丁酉死於鳴沙大將張詔代領其衆別將徐璜玉
殺之范志誠又殺璜玉而領其衆懷恩拒命三年再
引胡寇爲國大患上猶爲之隱前後制敕未嘗言其
反及聞其歿憫然曰懷恩不反爲左右所誤耳吐蕃
至邠州白孝德嬰城自守甲辰吐蕃十萬衆至奉天
京城震恐朔方兵馬使渾瑊討擊使白元光先戍奉
天虜始列營瑊帥驍騎二百直衝之身先士卒虜衆
披靡瑊挾虜將一人躍馬而還從騎無中鋒鏑者城

吐蕃至奉天
賴渾瑊殺傷
甚衆

上士卒望之勇氣始振乙巳吐蕃進攻之虜死傷甚
衆數日斂衆還營瑊夜引兵襲之殺千餘人前後與
虜戰二百餘合斬首五千級丙午召郭子儀於河中
使屯涇陽巳酉命李忠臣屯東渭橋李光進屯雲陽
馬璘郝庭玉屯便橋李抱玉屯鳳翔內侍駱奉仙將
軍李日越屯盤屋同華節度使周智光屯同州鄜坊
節度使杜冕屯坊州上自將六軍屯苑中庚戌下制
親征辛亥魚朝恩請索城中括士民私馬令城中男
子皆衣皂團結爲兵城門皆塞二開一士民大駭踰

魚朝恩欲脅百官奉車駕幸奉天劉給事抗聲責之遂寢

虜以大雨不能進

周智光逐虜反殺張麟阮杜冕家屬

回紇吐蕃合兵圍涇陽子儀規知不睦挺身往說回紇共擊吐蕃竟與藥葛羅定約而還吐蕃聞之夜遁追擊破之

垣鑿竇而逃者甚衆吏不能禁朝恩欲奉幸河中
以避吐蕃恐群臣論議不一一旦百官入朝立班
之閣門不開朝恩忽從禁軍十餘人操白刃而出
言吐蕃數犯郊畿車駕欲幸河中何如公卿皆錯愕
不知所對有劉給事者獨出班抗聲曰敕使反邪今
屯軍如雲不戮力扞寇而遽欲脅天子棄宗廟社稷
而去非反而何朝恩驚沮而退事遂寢自丙午至甲
寅大雨不止故虜不能進吐蕃移兵攻醴泉党項西
掠白水東侵蒲津丁巳吐蕃大掠男女數萬而去所

過焚廬舍蹂禾稼殆盡周智光引兵邀擊破之於澄
城因逐北至鄜州智光素與杜冕不協遂殺鄜州刺
史張麟阮冕家屬八十一人焚坊州廬舍三千餘家
冬十月吐蕃退至邠州遇回紇復相與入寇辛酉
至奉天癸亥党項焚同州官廨民居而去丙寅回紇
吐蕃合兵圍涇陽子儀命諸將嚴設守備而不戰及
暮二虜退屯北原丁卯復至城下是時回紇與吐蕃
聞僕固懷恩死已爭長不相睦分營而居子儀知之
回紇在城西子儀使牙將李光瓚等往說之欲與之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六十一
十一
共擊吐蕃回紇不信曰郭公固在此乎汝給我耳若
果在此可得見乎光瓚還報子儀曰今衆寡不敵難
以力勝昔與回紇契約甚厚不若挺身往說之可不
戰而下也諸將請選鐵騎五百爲衛從子儀曰此適
足爲害也郭晞扣馬諫曰彼虎狼也大人國之元帥
奈何以身爲虜餌子儀曰今戰則父子俱死而國家
危往以至誠與之言或幸而見從則四海之福也不
然則身沒而家全以鞭擊其手曰去遂與數騎開門
而出使人傳呼曰令公來回紇大驚其大帥合胡祿

都督藥葛羅可汗之弟也執弓注矢立於陳前子儀
免胄釋甲投槍而進回紇諸酋長相顧曰是也皆下
馬羅拜子儀亦下馬前執藥葛羅手讓之曰汝回紇
有大功於唐唐之報汝亦不薄奈何負約深入吾地
侵逼畿縣棄前功結怨仇背恩德而助叛臣何其愚
也且懷恩叛君棄母於汝國何有今吾挺身而來聽
汝執我殺之我之將士必致死與汝戰矣藥葛羅曰
懷恩欺我言天可汗已晏駕令公亦捐館中國無主
我是以敢與之來今知天可汗在上都令公復總兵

於此懷恩又為天所殺我曹豈肯與令公戰乎子儀
 因說之曰吐蕃無道乘我國有亂不顧舅甥之親吞
 噬我邊鄙焚蕩我畿甸其所掠之財不可勝載馬牛
 雜畜長數百里彌漫在野此天以賜汝也全師而繼
 好破敵以取富為汝計孰便於此不可失也藥葛羅
 曰吾為懷恩所誤負公誠深今請為公盡力擊吐蕃
 以謝過然懷恩之子可敦兄弟也願捨之勿殺子儀
 許之回紇觀者左右為兩翼稍前子儀麾下亦進子
 儀揮手却之因取酒與其酋長共飲藥葛羅使子儀

先執酒為誓子儀酌地曰大唐天子萬歲回紇可汗
 亦萬歲兩國將相亦萬歲有負約者身隕陳前家族
 滅絕盃至藥葛羅亦酌地曰如令公誓於是諸酋長
 皆大喜曰歸以二巫師從軍巫言此行甚安穩不與
 唐戰見一大人而還今果然矣子儀遺之絲三千匹
 酋長分以賞巫子儀竟與定約而還吐蕃聞之夜引
 兵遁去回紇遣其酋長石野那等六人入見天子藥
 葛羅帥眾追吐蕃子儀使白元光帥精騎與之俱癸
 酉戰於靈臺西原大破之殺吐蕃萬計得所掠士女

懷恩將張休
藏等降

四千人。丙子，又破之於涇州東。丁丑，僕固懷恩將張
休藏等降。辛巳，詔罷親征，京城解嚴。初，肅宗以陝西
節度使郭英乂領神策軍，使內侍魚朝恩監其軍。英
乂入為僕射，朝恩專將之。及上幸陝，朝恩舉在陝兵
與神策軍迎扈，悉號神策軍。天子幸其營，及京師平，
朝恩遂以軍歸禁中，自將之。然尚未得與北軍齒。至
是，朝恩以神策軍從上屯苑中，其勢寢盛，分為左右
廂，居北軍之右矣。郭子儀以僕固名臣李建忠等皆
懷恩驍將，恐逃入外夷，請招之。名臣懷恩之姪也。時

子儀招僕固
名臣等皆降

在回紇營，上敕并舊將有功者皆赦其罪，令回紇送
之。壬午，名臣以千餘騎來降。子儀使開府儀同三司
慕容休真以書諭党項帥鄭庭郝德等，皆詣鳳翔降。
甲申，周智光詣闕獻捷，再宿歸鎮。智光負專殺之罪，
未治。上既遣而悔之。乙酉，回紇胡祿都督等二百餘
人入見，前後贈資繒帛十萬匹，府藏空竭，稅百官俸
以給之。

稅百官俸以
給回紇賞賚

大歷元年春正月，周智光至華州，蓋驕橫，召之不至。
上命杜冕從張獻誠於山南以避之。智光遣兵於商

周智光殺張志斌

山邀之，不獲。智光自知罪重，乃聚亡命無賴子弟衆至數萬，縱其剽掠，以悅其心。擅留關中所漕米二萬斛，藩鎮貢獻，往往殺其使者而奪之。冬十二月癸卯，周智光殺陝州監軍張志斌。智光素與陝州刺史皇甫溫不協，志斌入奏事，智光館之，志斌責其部下不肅，智光怒曰：「僕固懷恩不反，正由汝輩激之。我亦不反，今日爲汝反矣。」叱下，斬之，臠食其肉。朝士舉選人畏智光之暴，多自同州竊過。智光遣將將兵邀之於路，死者甚衆。戊申，詔加智光檢校左僕射，遣中使

子儀屢請討智光而不許

徐元仙持告身授之。智光慢罵曰：「智光有大功於天下，國家不與平章事，而與僕射，且同華地狹，不足展才。若益以陝虢商鄜坊五州，庶猶可耳。」因歷數大臣過失，且曰：「此去長安百八十里，智光夜眠不敢舒足，恐踏破長安城。」至於挾天子，令諸侯，惟周智光能之。元仙股栗，郭子儀屢請討智光，上不許。二年春正月丁巳，密詔郭子儀討周智光。子儀命大將渾瑊、李懷光軍于渭上。智光麾下聞之，皆有離心。已未，智光大將李漢惠自同州帥所部降於子儀。壬

姚懷李延俊
斬智光

通鑑紀事 卷一百八十六
戊、貶智光澧州刺史。甲子，華州牙將姚懷李延俊殺智光，以其首來獻。

張溥曰：懷恩拒命三年，再引胡寇，幾危唐室。鳴沙之死，人神痛疾。然觀見感中使，怨憤上書，自陳六罪，何其甚也。鐵勒部種，素不明忠義。一旦從令公討賊，闔門效順，生死立功，自謂再造唐社稷。雖有罪，子孫可十世宥也。辛雲京鎮撫河東，無秋毫之功，輕與乖絕，駱奉僊載寶而還，證成反狀。彼進不敢見天子，退無以自明，則有起

而為寇耳。回紇其婚姻也，吐蕃吐谷渾黨項，奴刺之屬，可以利誘也。叛人一呼，百萬雲集。令非子儀以計離之，挺身定約，執酒酹地，涇陽奉天，非唐有矣。或責懷恩始功雲中，身為子儀裨將，烈士慕義，何所不勉。夫罷廢而不怨，聞難而卽行，凡為所難為，當日純臣，獨一令公耳。賢如李光弼，猶擁兵徐州，愧恨成疾。況懷恩乎？子瑒授首，帝不受賀。懷恩有母，輦至長安而禮之。史言帝遇勞臣厚矣。夫懷恩距躍朔方，敢於激發，非

怨帝寡恩也。功罪不分，而中官貴，人齟齬其間，則鋌而險耳。懷恩望帝，惟在因循。帝終懷恩之死，不言其反。雖諱懷恩，亦自護其短也。然僕固族死，蓋屋之屯，駱奉僊猶在兵間。詩云：讒人罔極，有以夫。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一百八十六終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一百八十七

宋 建安袁 樞編次

明 太倉張 溥論正

元載專權

唐肅宗上元二年，建子月戊子，御史中丞元載為戶部侍郎，充勾當度支鑄錢鹽鐵兼江淮轉運等使。載初為度支郎中，敏悟善奏對，上愛其才，委以江淮漕運數月，遂代劉晏專掌財利。代宗廣德元年秋九月壬辰，詔以元載判元帥行軍

元載貨結董
秀先知上意

顧繇以劾元
載子而流

元載請令百
官奏事先白
長官宰相顏
真卿力諫貶
峽州別駕

司馬冬十二月乙未以苗晉卿為太保裴遵慶為
太子少傅並罷政事以宗正卿李峴為黃門侍郎同
平章事遵慶既去元載權益盛以貨結內侍董秀使
主書卓英倩潛與往來上意所屬載必先知之承意
探微言無不合上以是愈愛之英倩全州人也

永泰元年華原令顧繇上言元載子伯和等招權受
賂十二月戊戌繇坐流錦州

大曆元年元載專權恐奏事者攻訐其私乃請百官
凡論事皆先白長官長官白宰相然後奏聞仍以上

旨諭百官曰比日諸司奏事煩多所言多讒毀故委
長官宰相先定其可否刑部尚書顏真卿上疏以為
郎官御史陛下之耳目今使論事者先白宰相是自
掩其耳目也陛下患群臣之為讒何不察其言之虛
實若所言果虛宜誅之果實宜賞之不務為此而使
天下謂陛下厭聽覽之煩託此為辭以塞諫爭之路
臣竊為陛下惜之太宗著司門式云其無門籍人有
急奏者皆令門司與仗家引奏無得關礙所以防壅
蔽也天寶以後李林甫為相深疾言者道路以日上

通鑑綱目卷一百一十一
意不下逮。下情不上達。蒙蔽暗鳴。卒成幸蜀之禍。陵
夷至于今日。其所從來者漸矣。夫人主大開不諱之
路。群臣猶莫敢盡言。况令宰相大臣裁而抑之。則陛
下所聞見者不過三數人耳。天下之士從此鉗口結
舌。陛下見無復言者。以爲天下無事可論。是林甫復
起於今日也。昔林甫雖擅權。群臣有不諮宰相。輒奏
事者。則託以它事。陰中傷之。猶不敢明令百司奏事。
皆先白宰相也。陛下儻不早寤。漸成孤立。後雖悔之。
亦無及矣。載聞而恨之。奏真卿誹謗。二月乙未。貶峽

州別駕

五年。觀軍容宣慰處置使左監門衛大將軍兼神策
軍使內侍監魚朝恩。專典禁兵。寵任無比。上常與議
軍國事。勢傾朝野。朝恩好於廣坐恣談時政。陵侮宰
相。元載雖彊辯。亦拱默不敢應。神策都虞侯劉希暹。
都知兵馬使王駕鶴。皆有寵於朝恩。希暹說朝恩於
北軍置獄。使坊市惡少年羅告富室。誣以罪惡。捕繫
地牢。訊掠取服。籍沒其家貲入軍。并分賞告捕者。地
在禁密。人莫敢言。朝恩每奏事。以必允爲期。朝廷政

通鑑紀事 卷一百一十七
事有不豫者輒怒曰天下事有不由我者邪上聞之由是不懌朝恩養子令徽尚幼爲內給使衣綠與同列忿爭歸告朝恩朝恩明日見上曰臣子官甲爲儕輩所陵乞賜之紫衣上未應有司已執紫衣在前令徽服之拜謝上彊笑曰兒服紫衣宜稱心愈不平元載測知上指乘間奏朝恩專恣不軌請除之上亦知天下共怨怒遂令載爲方略朝恩每入殿常使射生將周皓將百人自衛又使其黨陝州節度使皇甫溫握兵於外以爲援載皆以重賂結之故朝恩陰謀密

載結周皓皇
甫溫誅魚朝
恩

語上一一聞之而朝恩不之覺也辛卯載爲上謀徙李抱玉爲山南西道節度使以溫爲鳳翔節度使外重其權實內溫以自助也載又請割郿虢寶雞鄠鵠屋隸抱玉與平武功天興扶風隸神策軍朝恩喜於得地殊不以載爲虞驕橫如故劉希暹頗覺上意異以告魚朝恩朝恩始疑懼然上每見之恩禮益隆朝恩亦以此自安皇甫溫至京師元載留之未遣因與溫及周皓密謀誅朝恩既定計載白上上曰善圖之勿反受禍三月癸酉寒食上置酒宴貴近於禁

通鑑紀事本末 卷一百八十七 四
中載守中書省宴罷朝恩將還管上留之議事因責其異圖朝恩自辨語頗悖慢皓與左右擒而縊殺之外無知者上下詔罷朝恩觀軍容等使內侍監如故詐云朝恩受詔乃自縊以尸還其家賜錢六百萬以葬丁丑加劉希暹王駕鶴御史中丞以尉安北軍之心丙戌赦京城繫囚命盡釋朝恩黨與且曰北軍將士皆朕爪牙並宜仍舊朕今親御禁旅勿有憂懼元載既誅魚朝恩上寵任益厚載遂志氣驕溢每眾中大言自謂有文武才略古今莫及弄權舞智政以

徐浩厚賂載
遂爲吏部侍郎
楊綰介直
不附遷國子
祭酒

賄成僭侈無度吏部侍郎楊綰典選平允性介直不附載嶺南節度使徐浩貪而佞傾南方珍貨以賂載辛卯載以綰爲國子祭酒引浩代之浩越州人也載有丈人自宣州來從載求官載度其人不足任事但贈河北一書而遣之丈人不悅行至幽州私發書視之書無一言惟署名而已丈人大怒不得已試謁院僚判官聞有載書大驚立白節度使遣大校以箱受書館之上舍留宴數日辭去贈絹千匹其威權動人如此劉希暹內常自疑有不遜語王駕鶴以聞九

賜朝恩黨劉希暹死
上密戒載載不悛

月辛未賜希暹死。上悉知元載所為，以其任政日久，欲全始終，因獨見深戒之。載猶不悛，上由是稍惡之。載以李泌有寵於上，忌之，言泌常與親故宴於北軍，與魚朝恩親善，宜知其謀。上曰：北軍，泌之故吏也。故朕使之就見親故。朝恩之誅，泌亦豫謀，卿勿以為疑。載與其黨攻之不已。會江西觀察使魏少遊求參佐，上謂泌曰：元載不容卿，朕今匿卿於魏少遊所，俟朕決意除載，當有信報卿，可束裝來，乃以泌為江西判官，且屬少遊，使善待之。

元載攻李泌
上屬泌於魏少遊為江西判官以避之

李少良以發載陰事漏言
韋頌而陸珽告載皆救杖死

六年夏四月，成都司錄李少良上書言元載姦賊陰事。上置少良於客省。少良以上語告友人韋頌，殿中侍御史陸珽以告載，載奏之。上怒，下少良、頌、珽御史臺獄。御史秦少良、頌、珽凶險比周，離間君臣。五月戊申，敕付京兆，皆杖死。上益厭元載所為，思得士大夫之不阿附者為腹心。漸收載權。丙子，內出制書，以浙西觀察使李栖筠為御史大夫，宰相不知。載由是稍細。

制擢李栖筠為御史大夫

八年春三月，吏部侍郎徐浩、薛邕皆元載王縉之黨。

栖筠發侯莫
陳怵得官事
徐浩薛邕杜
濟于邵皆貶

浩妾弟侯莫陳怵為美原尉。浩屬京兆尹杜濟虛以知驛奏優。又屬邕擬長安尉。怵參臺御史大夫李栖筠劾奏其狀。敕禮部侍郎萬年于邵等按之。邵奏邕罪在赦前。應原除。上怒。夏五月乙酉。貶浩明州別駕。邕歙州刺史。丙戌。貶濟杭州刺史。邵桂州長史。朝廷稍肅。

十二年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元載專橫。黃門侍郎同平章事王縉附之。二人俱貪。載妻王氏及子伯和仲武。縉弟妹及尼出入者。爭納賄賂。又以政事委群吏。

上與吳湊謀
誅元載

士之求進者。不結其子弟及主書卓英倩等。無由自達。上含容累年。載縉不悛。上欲誅之。恐左右漏泄。無可與言者。獨與左金吾大將軍吳湊謀之。湊上之。舅也會有告載縉夜醮。圖為不軌者。三月庚辰。上御延英殿。命湊收載縉於政事堂。又收仲武及卓英倩等繫獄。命吏部尚書劉晏與御史大夫李涵等同鞠之。問端皆出禁中。仍遣中使詰以陰事。載縉皆伏罪。是日先杖殺左衛將軍知內省事董秀於禁中。乃賜載自盡於萬年縣。載請主者。願得快死。主者曰。相公須

帝先杖殺董
秀賜載自盡
妻子皆伏誅

王縉因覆奏
得貶括州刺
史

上欲誅載黨
楊炎等以吳
湊諫始貶官

受少污辱勿怪乃脫穢鞵塞其口而殺之王縉初亦
賜自盡劉晏謂李涵等曰故事重刑覆奏况大臣乎
且法有首從宜更取進止涵等從之上乃貶縉括州
刺史載妻王氏忠嗣之女也及子伯和仲武季能皆
伏誅有司籍載家財胡椒至八百石它物稱是夏
四月癸未貶吏部侍郎楊炎諫議大夫韓洄包佶起
居舍人韓會等十餘人皆載黨也炎鳳翔人載常引
有文學才望者一人親厚之異日欲以代已故炎及
於貶洄滉之弟會南陽人也上初欲盡誅炎等吳湊

發元載祖父
墓

卓英倩杖死
其弟英璘作
亂孫道平擊
擒之

諫救百端始貶官 庚午上遣中使發元載祖父墓
斲棺棄尸毀其家廟焚其木主戊寅卓英倩等皆杖
死英倩之用事也弟英璘橫於鄉里及英倩下獄英
璘遂據險作亂上發禁兵討之乙巳金州刺史孫道
平擊擒之

張洎曰元載既得志縱侈上嘗因獨見深戒之
警然不悛客賦都盧尋撞篇諷其危載泣下而
不知悟後竟賜死妻子誅滅李輔國妻載宗女
也載初附輔國既盜斬輔國首臂於其第中載

亦與謀。魚朝恩握神策重兵。視天子蔑如。載結其黨。周皓皇甫湜始縊殺禁內。以彼其才。令無贖貨。以功名終。亦唐彊力相也。載既與誅兩國賊。取諸君側。爲天下除大害。疑與禁密。貴人落難。近顧揣探深微。先得上意。往往賴中人董秀力。豈帝性寬。慮豺虎不慮蜂蠆。抑天子親信左右臣。載雖才智。不能無助。董秀小人。利載財。卽爲之使。深宮萬幾。其几闔肘腋間。日夜相嘗無厭也。旣不峻法制。明與絕遠。得此失彼。何可

勝道哉。代宗旣寤。先杖殺秀。後賜載死。天下稱斷然。載資秀淫汰驕溢。已十餘年。載孳孳聚斂。縱卓英倩等爲徑竇。一日縛致萬年縣。鍾乳等物。籍入公府。無論身求速死。妻與三子一女。皆無有也。可謂愚矣。然載貪人法。不應族。卽戮妻孥。祖宗墟墓。何罪之有。乃竟毀夷不貸也。是刑也。宜施之安史。而叢於載身。先正有言。疑朝恩之黨爲之。豈其然乎。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一百八十七終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一百八十八

宋建安表 樞編次

明太倉張溥論正

吐蕃入寇

代宗幸陝

唐玄宗開元二十五年春二月己亥河西節度使崔
希逸襲吐蕃破之於青海西初希逸遣使謂吐蕃邊
將乞力徐曰兩國通好今為一家何必更置兵守捉
妨人耕牧請皆罷之乞力徐曰常侍忠厚言必不欺
然朝廷未必專以邊事相委萬一有姦人交鬪其間

崔希逸與吐蕃邊將乞力徐盟各去守備後因孫誨求功請掩擊詔希逸襲之

吐蕃遂絕朝貢

掩吾不備。悔之何及。希逸固請，乃刑白狗為盟，各去守備。於是吐蕃畜牧被野，時吐蕃西擊勃律，勃律來告急。上命吐蕃罷兵，吐蕃不奉詔，遂破勃律。上甚怒，會希逸僉人孫誨入奏事，自欲求功，奏稱吐蕃無備，請掩擊，必大獲。上命內給事趙惠琮與誨偕往，審察事宜。惠琮等至，則矯詔令希逸襲之。希逸不得已，發兵自涼州南入吐蕃境二千餘里，至青海西，與吐蕃戰，大破之，斬首二千餘級。乞力徐脫身走，惠琮誨皆受厚賞。自是吐蕃復絕朝貢。

杜希望拔吐蕃新城以其地為威戎軍。崔希逸以失信吐蕃，愧恨卒。

二十六年春三月，吐蕃寇河西，節度使崔希逸擊破之。鄯州都督知隴右留後杜希望攻吐蕃新城，拔之，以其地為威戎軍，置兵一千戍之。夏五月乙酉，李林甫兼河西節度使。丙申，以崔希逸為河南尹。希逸自念失信於吐蕃，內懷愧恨，未幾而卒。六月辛丑，以岐州刺史蕭炅為河西節度使，總留後事。鄯州都督杜希望為隴右節度使，太僕卿王昱為劔南節度使，分道經略吐蕃，仍毀所立赤嶺碑。立碑事見吐蕃請和。秋七月，杜希望將鄯州之眾，奪吐蕃河橋，築鹽泉城於

王忠嗣破吐蕃杜希望置鎮西軍於鹽泉

河左吐蕃發兵三萬逆戰。希望衆少不敵。將卒皆懼。左威衛郎將王忠嗣帥所部先犯其陳。所向闢易。殺數百人。虜陳亂。希望縱兵乘之。虜遂大敗。置鎮西軍於鹽泉。忠嗣以功遷左金吾將軍。初儀鳳中吐蕃陷安戎城而據之。其地險要。唐屢攻之不克。劔南節度使王昱築兩城於其側。頓軍蒲婆嶺下。運資糧以逼之。吐蕃大發兵救安戎城。昱衆大敗。死者數千人。昱脫身走。糧仗軍資皆棄之。貶昱括州刺史。再貶高要尉而死。

蕭炅擊破吐蕃

二十七年秋八月壬午吐蕃寇白草安人等軍隴右節度使蕭炅擊破之。

章仇兼瓊與程都局董承晏謀殺安戎城中吐蕃使許遠守其城

二十八年春三月章仇兼瓊潛與安戎城中吐蕃翟都局及維州別駕董承晏結謀使局開門引內唐兵盡殺吐蕃將卒使監察御史許遠將兵守之。遠敬宗之曾孫也。夏六月吐蕃圍安戎城。冬十月吐蕃寇安戎城及維州發關中彊騎救之。吐蕃引去。更命安戎城曰平戎。十二月金城公主薨吐蕃告喪且

請和上不許。

公主嫁吐蕃事見吐蕃請和

臧希液破吐蕃

皇甫惟明破吐蕃

吐蕃每歲獲石積軍麥哥舒翰擊殺其衆後不敢復來

王忠嗣諫攻石堡城董延兆自請往取不克反歸罪忠嗣李林甫遂使魏林誣

通鑑紀事 卷一百一十一 二十九
二十九年夏六月吐蕃四十萬衆入寇至安仁軍渾崖峯騎將臧希液帥衆五千擊破之。冬十二月乙巳吐蕃屠達化縣陷石堡城蓋嘉運不能禦。天寶二年夏四月丁亥皇甫惟明引軍出西平擊吐蕃行千餘里攻洪濟城破之。

四載秋九月隴右節度使皇甫惟明與吐蕃戰於石堡城爲虜所敗副將褚誚戰死。

六載冬十月河西隴右節度使王忠嗣以部將哥舒翰爲大將軍副使李光弼爲河西兵馬使充赤水軍

使翰父祖本突騎施別部酋長光弼契丹王楷洛之子也皆以勇略爲忠嗣所重忠嗣使翰擊吐蕃有同列爲之副倨慢不爲用翰搃殺之軍中股慄累功至隴右節度副使每歲積石軍麥熟吐蕃輒來獲之無能禦者邊人謂之吐蕃麥莊翰先伏兵於其側虜至斷其後夾擊之無一人得返者自是不敢復來上欲使王忠嗣攻吐蕃石堡城忠嗣上言石堡險固吐蕃舉國守之今頓兵其下非殺數萬人不能克臣恐所得不如所亡不如且厲兵秣馬俟其有釁然後取之

告忠嗣不軌
徵入鞠問

上意不快將軍董延光自請將兵取石堡城上命忠
嗣分兵助之忠嗣不得已奉詔而不盡副延光所欲
延光怨之李光弼言於忠嗣曰大夫以愛士卒之故
不欲成延光之功雖迫於制書實奪其謀也何以知
之今以數萬衆授之而不立重賞士卒安肯爲之盡
力乎然此天子意也彼無功必歸罪於大夫大夫軍
府充牣何愛數萬段帛不以杜其讒口乎忠嗣曰今
以數萬之衆爭一城得之未足以制敵不得亦無害
於國故忠嗣不欲爲之忠嗣今受責天子不過以金

忠嗣不肯以
數萬人命易
一官

吾羽林一將軍歸宿衛其次不過黔中上佐忠嗣豈
以數萬人之命易一官乎李將軍子誠愛我矣然吾
志決矣子勿復言光弼曰曩者恐爲大夫之累故不
敢不言今大夫能行古人之事非光弼所及也遂趨
出延光過期不克言忠嗣沮撓軍計上怒李林甫因
使濟陽別駕魏林告忠嗣嘗自言我幼養宮中與忠
王相愛狎欲擁兵以尊奉太子敕徵忠嗣入朝委三
司鞠之上聞哥舒翰名召見華清宮與語悅之十一
月辛卯以翰判西平太守充隴右節度使以朔方節

通鑑紀事本末 卷一百八十八 五
度使安思順判武威郡事充河西節度使。初將軍高仙芝本高麗人從軍安西仙芝驍勇善騎射節度使夫蒙靈啓累薦至安西副都護都知兵馬使充四鎮節度副使吐蕃以女妻小勃律王及其旁二十餘國皆附吐蕃貢獻不入前後節度使討之皆不能克制以仙芝爲行營節度使將萬騎討之自安西行百餘日乃至特勒滿川分軍爲三道期以七月十三日會吐蕃連雲堡下有兵近萬人不意唐兵猝至大驚依山拒戰礮礮如雨仙芝以郎將高陵李嗣業爲陌

高仙芝責令
李嗣業破吐
蕃於連雲堡
下

中使邊令誠
懼不敢進

刀將令之曰不及日中決須破虜嗣業執一旗引陌刀緣險先登力戰自辰至巳大破之斬首五千級捕虜千餘人餘皆逃潰中使邊令誠以入虜境已深懼不敢進仙芝乃使令誠以羸弱三千守其城復進三日至坦駒嶺下峻阪四十餘里前有阿弩越城仙芝恐士卒憚險不肯下先令人胡服詐爲阿弩越守者迎降云阿弩越赤心歸唐娑夷水藤橋已斫斷矣娑夷卽弱水也其木不能勝草芥藤橋者通吐蕃之路也仙芝陽喜士卒乃下又三日阿弩越城迎者果至

仙芝以計取
阿弩越城遂
虜小勃律王
及吐蕃公主
而還

通鑑紀事 卷一百八十一
明日仙芝入阿弩越城遣將軍席元慶將千騎前行
謂曰小勃律聞大軍至其君臣百姓必走山谷第呼
取出繒帛稱敕賜之大臣至盡縛之以待我元慶如
其言悉縛諸大臣王及吐蕃公主逃入石窟取不可
得仙芝至斬其附吐蕃者大臣數人藤橋去城猶六
十里仙芝急遣元慶往斫之甫畢吐蕃兵大至已無
及矣藤橋闊盡一矢力脩之暮年乃成八月仙芝虜
小勃律王及吐蕃公主而還九月至連雲堡與邊令
誠俱月末至播密川遣使奏狀至河西夫蒙靈啓怒

夫蒙靈啓怒
罵仙芝遽奏
捷書

仙芝不先言已而遽發奏一不迎勞罵仙芝曰噉狗
糞高麗奴汝官皆因誰得而不待我處分擅奏捷書
高麗奴汝罪當斬但以汝新有功不忍耳仙芝但謝
罪

哥舒翰築應
龍城吐蕃不
敢近

七載冬十二月哥舒翰築神威軍於青海上吐蕃至
翰擊破之又築城於青海中龍駒島謂之應龍城吐
蕃屏跡不敢近青海

八載夏六月上命隴右節度使哥舒翰帥隴右河西
及突厥阿布思兵益以朔方河東兵凡六萬三千攻

翰令高秀巖張守瑜克期拔石堡城

唐士卒死數萬果如忠嗣言

王難得破吐蕃

吐蕃石堡城其城三面險絕惟一徑可上吐蕃但以數百人守之多貯糧食積橧木及石唐兵前後屢攻之不能克翰進攻數日不拔召裨將高秀巖張守瑜欲斬之二人請三日期可克如期拔之獲吐蕃鐵刃悉諾羅等四百人唐士卒死者數萬果如王忠嗣之言頓之翰又遣兵於赤嶺西開屯田以謫卒二千戍龍駒島冬冰合吐蕃大集戍者盡沒閏月乙丑以石堡城為神武軍

九載冬十二月關西遊奕使王難得擊吐蕃克王橋

拔樹敦城以難得為白水軍使

十四載春正月蘇毗王子悉諾邏去吐蕃來降夏

四月癸巳以蘇毗王子悉諾邏為懷義王賜姓名李

忠信吐蕃贊普乞梨蘇籠獵贊卒子娑悉籠獵贊

立

肅宗至德元載吐蕃陷威戎神威定戎宣威制勝

金天天成等軍石堡城百谷城雕窠城

二載冬十月吐蕃陷西平

乾元元年吐蕃陷河源軍

通鑑紀事 卷一百八十八
上元元年吐蕃陷廓州

寶應元年建寅月甲辰吐蕃遣使請和

代宗廣德元年夏四月郭子儀數上言吐蕃党項不可忽宜早為之備辛丑遣兼御史大夫李之芳等使于吐蕃為虜所留二年乃得歸 秋七月吐蕃入大震關陷蘭廓河鄯洮岷秦城渭等州盡取河西隴右之地唐自武德以來開拓邊境地連西域皆置都督府州縣開元中置朔方隴右河西安西北庭諸節度使以統之歲發山東丁壯為戍卒繒帛為軍資開屯

吐蕃盡取河西隴右之地

安祿山反西北數十州皆淪沒于虜

吐蕃入寇邊將告急程元振不以聞郭子儀令王延昌入奏請益兵又遇不召見上遂倉卒幸陝高暉降於吐蕃為其鄉導

田供糗糧設監牧畜馬牛軍城戍邏萬里相望及安祿山反邊兵精銳者皆徵發入援謂之行營所留兵單弱胡虜稍蠶食之數年間西北數十州相繼淪沒自鳳翔以西邠州以北皆為左衽矣 吐蕃之初入寇也邊將告急程元振皆不以聞冬十月吐蕃寇涇州刺史高暉以城降之遂為之鄉導引吐蕃深入過邠州上始聞之辛未寇奉天武功京師震駭詔以雍王适為關內元帥郭子儀為副元帥出鎮咸陽以禦之。子儀閑廢日久部曲離散至是召募得二十騎而

吐蕃入長安
即遂與其將
立承宏爲將
殺吐蕃道暉
爲李日越所
誅

行。至咸陽，吐蕃帥吐谷渾党項氏羌二十餘萬衆，彌漫數十里。己未，自司竹園度渭，循山而東。子儀使判官中書舍人王延昌入奏，請益兵。程元振遏之，竟不召見。癸酉，渭北行營兵馬使呂月將將精卒二千，破吐蕃于盤屋之西。乙亥，吐蕃寇盤屋，月將復與力戰，兵盡爲虜所擒。上方治兵，而吐蕃已度便橋，倉猝不知所爲。丙子，出幸陝州，官吏藏竄，六軍逃散。郭子儀聞之，遽自咸陽歸長安。北至，車駕已去，上纔出苑門，度澆水，射生將王獻忠擁四百騎叛，還長安。脅豐王珙

王獻忠脅豐
王珙等西迎
吐蕃子儀責
送行在豐王
賜死

等十王，西迎吐蕃。遇子儀於開遠門內，子儀叱之，獻忠下馬，謂子儀曰：「今主上東遷，社稷無主，令公身爲元帥，廢立在一言耳。子儀未應。」珙越次言曰：「公何不言？」子儀責讓之，以兵援送行在。丁丑，車駕至華州，官吏犇散，無復供擬。扈從將士不免凍餒，會觀軍容使魚朝恩將神策軍自陝來迎，上乃幸朝恩營。豐王珙見上於潼關，上不之責，退至幕中，有不遜語。群臣奏請誅之，乃賜死。戊寅，吐蕃入長安，高暉與吐蕃大將馬重英等立故邠王守禮之孫廣武王承宏爲帝，改

子儀聞廢久
聞吐蕃變即
募三十騎行
誓復長安上
從詣行在不
應

元置百官以前翰林學士于可封等爲相吐蕃剽掠
府庫市里焚閭舍長安中蕭然一空苗晉卿病臥家
遣人輿入迫脅之晉卿閉口不言虜不敢殺於是六
軍散者所在剽掠士民避亂皆入山谷辛巳上至陝
百官稍有至者郭子儀引三十騎自御宿川循山而
東謂王延昌曰六軍將士逃潰者多在商州今速往
收之并發武關防兵數日間北出藍田以向長安吐
蕃必遁過藍田遇元帥都虞候臧希讓鳳翔節度使
高昇得兵近千人子儀與延昌謀曰潰兵至商州官

吏必逃匿而人亂使延昌自直徑入商州撫諭之諸
將方縱兵暴掠聞子儀至皆大喜聽命子儀恐吐蕃
逼乘輿留軍七盤三日乃行比至商州行收兵并武
關防兵合四千人軍勢稍振子儀乃泣諭將士以共
雪國恥取長安皆感激受約束子儀請太子賓客第
五琦爲糧料使給軍食上賜子儀詔恐吐蕃東出潼
關徵子儀詣行在子儀表稱臣不收京城無以見陛
下若出兵藍田虜必不敢東向上許之鄜坊節度判
官段秀實說節度使白孝德引兵赴難孝德卽日大

子儀令長孫
全緒破吐蕃
給以大兵至
吐蕃懼遁

通鑑紀事 卷一百八十八
十一
舉南趣京畿。與蒲陝商華合勢。進擊吐蕃。旣立廣武。王承宏欲掠城中士女百工。整衆歸國。子儀使左羽林大將軍長孫全緒將二百騎出藍田觀虜勢。令第五琦攝京兆尹。與之偕行。又令寶應軍使張知節將兵繼之。全緒至韓公堆。晝則擊鼓張旗幟。夜則多然火以疑吐蕃。前光祿卿殷仲卿聚衆近千人。保藍田。與全緒相表裏。帥二百餘騎直度滻水。吐蕃懼。百姓又給之曰。郭令公自商州將大軍。不知其數。至矣。虜以爲然。稍稍引軍去。全緒又使射生將王甫入城。陰

結○少○年○數○百○夜○擊○鼓○大○呼○於○朱○雀○街○吐○蕃○惶○駭○庚○寅○
悉衆遁去。高暉聞之。帥麾下三百餘騎東走至潼關。守將李日越擒而殺之。壬辰。詔以元載判元帥行軍司馬。以第五琦爲京兆。癸巳。以郭子儀爲西京留守。甲午。子儀發商州。己亥。以魚朝恩部將皇甫溫爲陝州刺史。周智光爲華州刺史。吐蕃入寇。驃騎大將軍判元帥行軍司馬程元振不以時奏。致上狼狽。出幸。上發詔徵諸道兵。李光弼等皆忌元振居中。莫有至者。中外咸切齒。而莫敢發言。太常博士柳伉上

柳侂請斬程
元振悉出內
使隸諸州持
神策兵符大
臣

疏以為犬戎犯關度隴。不血刃而入京師。劫宮闕。焚
陵寢。武士無一人力戰者。此將帥叛陛下也。陛下疏
元功。委近習。日引月長。以成大禍。群臣在廷。無一人
犯顏回慮者。此公卿叛陛下也。陛下始出都。百姓填
然。奪府庫。相殺戮。此三輔叛陛下也。自十月朔。召諸
道兵。盡四十日。無隻輪入關。此四方叛陛下也。內外
離叛。陛下以今日之勢。為安邪。危邪。若以為危。豈得
高枕不為天下討罪人乎。臣聞良醫療疾。當病飲藥。
藥不當病。猶無益也。陛下視今日之病。何繇至此乎。

必欲存宗廟社稷。獨斬元振首。馳告天下。悉出內使
隸諸州持神策兵符大臣。然後削尊號。下詔引咎曰。
天下其許朕自新改過。宜即募士。西赴朝廷。若以朕
惡未悛。則帝王大器。敢妨聖賢。其聽天下所往。如此
而兵不至。人不感。天下不服。臣請闔門寸斬。以謝陛
下。上以元振嘗有保護功。十一月辛丑。削元振官爵。
放歸田里。吐蕃還至鳳翔。節度使孫志直閉城拒
守。吐蕃圍之數日。鎮西節度使馬璘聞車駕幸陝。將
精騎千餘。自河西入赴難。轉鬪至鳳翔。值吐蕃圍城。

馬璘自河西
入赴難破吐
蕃於鳳翔

顏真卿請上
先謁陵廟後
還宮

吐蕃陷松維
保等高適不
能救

璘帥眾持滿外向突入城中不解甲背城出戰單騎
先士卒奮擊俘斬千計而歸明日虜復逼城請戰璘
開懸門以待之虜引退曰此將軍不惜死宜避之遂
去居於原會成渭之地十二月丁亥車駕發陝州
左丞顏真卿請上先謁陵廟然後還宮元載不從真
卿怒曰朝廷豈堪相公再壞邪載由是銜之甲午上
至長安郭子儀帥城中百官及諸軍迎於滻水東伏
地待罪上勞之曰用卿不早故及於此以魚朝恩
為天下觀軍容宣慰處置使總禁兵權寵無比築城

於鄠縣及中渭橋屯兵以備吐蕃以駱奉仙為鄠縣
築城使遂將其兵吐蕃陷松維保三州及雲山新
築二城西川節度使高適不能救於是劔南西山諸
州亦入於吐蕃矣

二年僕固懷恩反秋八月涇原奏懷恩引回紇吐蕃
十萬眾入寇京師震駭詔郭子儀帥諸將出鎮奉天
辛巳子儀發赴奉天九月辛亥以郭子儀充北道
邠寧涇原河西以來通和吐蕃使以陳鄭澤潞節度
使李抱玉充南道通和吐蕃使子儀聞吐蕃逼邠州

嚴武破吐蕃

白孝德敗吐蕃

嚴武拔吐蕃數城

甲寅遣其子朔方兵馬使，睢將兵萬人救之。巳未，劍南節度使嚴武破吐蕃七萬衆，拔當狗城。邠寧節度使白孝德敗吐蕃于宜祿。冬十月，僕固懷恩引回紇吐蕃至邠州。庚午，嚴武拔吐蕃監川城。僕固懷恩與回紇吐蕃逼奉天，京師戒嚴。

永泰元年春三月庚戌吐蕃遣使請和，詔元載杜鴻漸與盟於興唐寺。秋九月，僕固懷恩誘回紇吐蕃數十餘萬衆俱入寇。事見僕固懷恩之叛劍南節度使嚴武以將軍崔旰爲漢州刺史，使將兵擊吐蕃於西山，連

拔其數城，攘地數百里。

大曆元年春二月巳亥命大理少卿楊齊脩好於吐蕃。

二年夏四月庚子命宰相魚朝恩與吐蕃盟于興唐寺。九月吐蕃衆數萬圍靈州，遊騎至潘原。宜祿詔郭子儀自河中帥甲士三萬鎮涇陽，京師戒嚴。甲子子儀移鎮奉天。冬十月戊寅朔方節度使路嗣恭破吐蕃於靈州城下，斬首二千餘級，吐蕃引去。

三年八月壬戌吐蕃十萬衆寇靈武，丁卯吐蕃尚贊

路嗣恭破吐蕃

馬璘破吐蕃

白元光破吐蕃

李晟以兵千人解吐蕃靈州之圍

摩二萬眾寇邠州京師戒嚴邠摩節度使馬璘擊破之。九月壬申命郭子儀將兵五萬屯奉天以備吐蕃。壬午朔方騎將白元光擊吐蕃破之。壬辰元光又破吐蕃二萬眾於靈武。鳳翔節度使李抱玉使右軍都將臨洮李晟將兵五千擊吐蕃。晟曰以力則五千不足用以謀則太多。乃將千人兼行出大震關至臨洮屠吐蕃定秦堡焚其積聚虜堡帥慕容谷種而還。吐蕃聞之釋靈州之圍而去。戊戌京師解嚴。冬十一月郭子儀還河中元載以吐蕃連歲入寇馬

議徙馬璘鎮涇州眾不肯徙王童之謀作亂段秀實斬其八人遂徙

璘以四鎮兵屯邠寧力不能拒而郭子儀以朔方重兵鎮河中深居腹中無事之地乃與子儀及諸將議徙璘鎮涇州而使子儀以朔方兵鎮邠州曰若以邊士荒殘軍費不給則以內地租稅及運金帛以助之。諸將皆以為然。十二月己酉徙馬璘為涇原節度使以邠寧慶三州隸朔方。璘先往城涇州以都虞候段秀實知邠州留後。初四鎮北庭兵遠赴中原之難久羈旅數遷徙四鎮歷汴虢鳳翔北庭歷懷絳鄜然後至邠頗積勞弊及徙涇州眾皆怨誹刀斧兵馬使王

通鑑綱目 卷一百八十八 十六
童之謀作亂期以辛酉旦警嚴而發前夕有告之者
秀實陽召掌漏者怒之以其失節令每更來白趣延
之數刻遂四更而曙童之不果發秀實欲討之而辭
迹未露恐軍中疑其寃告者又云今夕欲焚馬坊草
因救火謀作亂中夕火果發秀實命軍中行者皆止
坐者勿起各整部伍嚴守要害童之白請救火不許
及旦捕童之及其黨八人皆斬之下令曰後徙者族
流言者刑遂徙于涇 癸亥西川破吐蕃萬餘衆
四年秋九月吐蕃寇靈州丁丑朔方留後常謙光擊

破之 冬十月常謙光奏吐蕃寇鳴沙首尾四十里
郭子儀遣兵馬使渾瑊將銳兵五千救靈州子儀自
將進至慶州聞吐蕃退乃還

四年秋九月吐蕃寇永壽

五年夏四月吐蕃請和庚辰遣兼御史大夫吳損使
于吐蕃 秋九月吐蕃下青石嶺軍于那城郭子儀
使人諭之明日引退

七年夏四月吐蕃五千騎至靈州尋退

八年冬十月靈州破吐蕃萬餘衆吐萬衆十萬寇涇

史抗溫儒雅不用渾瑊命為虜所敗馬璘亦敗於鹽倉段秀實發兵出陳虜却璘還

邠郭子儀遣朔方兵馬使渾瑊將步騎五千拒之庚申戰于宜祿瑊登黃蘗原望虜命據險布拒馬以備其馳突宿將史抗溫儒雅等意輕瑊不用其命瑊召使擊虜則已醉矣見拒馬曰野戰烏用此為命撤之叱騎兵衝虜陳不能入而返虜攝而乘之官軍大敗士卒死者什七八居民為吐蕃所掠千餘人甲子馬璘與吐蕃戰于鹽倉又敗璘為虜所隔逮暮未還涇原兵馬使焦令謨等與敗卒爭門而入或勸行軍司馬段秀實乘城拒守秀實曰大帥未知所在當前擊

子儀再任瑊遂邀破虜

虜豈得苟自全乎召令謨等讓之曰軍法失大將麾下皆死諸君忘其死耶令謨等惶恐拜請命秀實乃發城中兵未戰者悉出陳于東原且收散兵為將力戰狀吐蕃畏之稍却既夜璘乃得還郭子儀召諸將謀曰敗軍之罪在我不在諸將然朔方兵精聞天下今為虜敗何策可以雪恥莫對渾瑊曰敗軍之將不當復預議然願一言今日之事惟理瑊罪不則再見任子儀赦其罪使將兵趣邠虜既破官軍欲掠汧隴鹽州刺史李國臣曰虜乘勝必犯邠畿我掎其後

李國臣趣兵
秦原虜遂不
敢犯郊畿

元載請城原
川為田神功
所阻

虜必返顧乃引兵趣秦原。鳴鼓而西。虜聞之。至百城
返。渾瑊邀之於隘。盡復得其所掠。馬璘亦出精兵襲
虜。輜重於潘原。殺數千人。虜遂遁去。初元載嘗為
西州刺史。知河西隴右山川形勢。是時吐蕃數為寇。
載言於上曰。四鎮北庭既治。涇州無險要可守。隴山
高峻。南連秦嶺。北抵大河。今國家西境盡潘原。而吐
蕃戍摧沙堡。原州居其中間。當隴山之口。其西皆監
牧故地。草肥水美。平涼在其東。獨耕一縣。可給軍食。
故壘尚存。吐蕃棄而不居。每歲盛夏。吐蕃畜牧青海。

去塞甚遠。若乘間築之。二旬可畢。移京西軍戍原州。
移郭子儀軍戍涇州。為之根本。分兵守石門水峽。漸
開隴右。進達安西。據吐蕃腹心。則朝廷可高枕矣。并
圖地形獻之。密遣人出隴山。商度功用。會汴宋節度
使田神功入朝。上問之。對曰。行軍料敵。宿將所難。陛
下奈何用一書生語。欲舉國從之乎。載尋得罪。事遂
寢。
九年春二月。諫議大夫吳損使吐蕃。留之累年。竟病
死虜中。

吳損留虜累
年病死

張溥曰天寶初天子坐宮中。責將帥逐虜萬里。當日董延光悻悻倖功石堡城。王忠嗣諫之強爭之疾。至不欲以數萬人命易一官。仁人之言。誦之於今。然哥舒翰立功青海。高仙芝發奇策入阿弩越城。小勃律王逃於石窟。卽小挫傷。凡將士所斬逐。慮無不得志。肅代之際。吐蕃則破州陷城。無數直度便橋。車駕出走。彼虜強弱何常之有。中國盛則轉徙而北。中國衰則伺隙蹈瑕。聚眾而豨突爾。然吐蕃盤據長安。長孫全緒

給以令公大軍。至擊鼓夜呼。卷眾全遁。僕固引寇再逼涇陽。郭子儀結盟回紇。令與貳。卽夜引去。虜實中怯。無能爲也。令代宗當時毋聽程元振言。輕出苑門。京師必完。語云截趾適履。孰云其愚。京師天子之家。急委而去之。宗廟社稷。子孫王侯士庶。其誰歸乎。賴令公卻敵。乘輿反正。未幾聞寇。魚朝恩復脅幸河中。假非劉給事亢聲責止。代宗流離。與楚靈乾谿。亦何以異。自古宦官在內。其於夷狄盜賊。不來則招之。來則避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八十八
之無非挾天子以自全。而闇君不悟也。曰左右愛我。其不欲以我身嘗寇也。嗚呼。此國家所以亂亡接踵也。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一百八十八終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一百八十九

宋 建安表 樞編次

明 太倉張 溥論正

兩稅之弊

唐初定均田
租庸調法

唐高祖武德七年。初定均田。租庸調法。丁中之民。給田一頃。篤病減什之六。寡妻妾減七。皆以什之二為世業。八為口分。每丁歲入租粟二石。調隨土地所宜。綾絹絁布。歲役二旬。不役則收其庸日三尺。有事而加役者。旬有五日。免其調。三旬租調俱免。水旱蟲

霜為災。什損四以上免租。損六已上免調。損七已上。課役俱免。凡民貲業八九等。百戶為里。五里為鄉。四家為鄰。四鄰為保。在城邑者為坊。田野者為村。食祿之家。無得與民爭利。工商雜類。無預士伍。男女始生為黃。四歲為小。十六為中。二十為丁。六十為老。歲造計帳。三年造戶籍。玄宗開元九年詔括天下逃移戶。只議定賦役事。見姦臣聚斂。肅宗寶應元年。租庸使元載以江淮雖經兵荒。其民比諸道猶有貲產。乃按籍舉八年租調之違負及逋逃者。計其大數而徵之。擇豪吏為縣令而督之。不問

元載重徵江淮租調

負之有無。貲之高下。察民有粟帛者。發徒圍之。籍其所有。中分之。甚者什取八九。謂之白著。有不服者。嚴刑以威之。民有蓄穀十斛者。則重足以待命。或相聚山澤為群盜。州縣不能制。

代宗大曆十四年。舊制天下金帛皆貯於左藏太府。四時上其數。比部覆其出入。及第五琦為度支鹽鐵使。時京師多豪將。求取無節。琦不能制。乃奏盡貯於大盈內庫。使宦官掌之。天子亦以取給為便。故久不出。由是以天下公賦為人君私藏。有司不復得窺其

楊炎請財賦
皆歸左藏上
從之

通鑑紀事本末 卷一百八十九
多少。按其羸縮。殆二十年。官官領其事者三百餘員。皆蠶食其中。蟠結根據。牢不可動。揚炎頓首於上前。曰。財賦者國之大本。生民之命。重輕安危。靡不由之。是以前世皆使重臣掌其事。猶或耗亂不集。今獨使中人出入盈虛。大臣皆不得知。政之蠹敝。莫甚於此。請出之以歸。有司度宮中歲用幾何。量數奉入。不敢有乏。如此然後可以爲政。上卽日下詔。凡財賦皆歸左藏。一用舊式。歲於數中擇精好者三五千匹。進入大盈。炎以片言移人主意。議者稱之。

楊炎作兩稅
法

德宗建中元年春正月。始用楊炎議。命黜陟使與觀察使。刺史約百姓丁產。定等級。作兩稅法。比來新舊徵科色目。一切罷之。二稅外。輒率一錢者。以枉法論。唐初賦斂之法。曰租庸調。有田則有租。有身則有庸。有戶則有調。玄宗之末。版籍浸壞。多非其實。及至德兵起。所在賦斂。迫趣取辦。無復常準。賦斂之司。增數而莫相統攝。各隨意徵科。自立色目。新故相仍。不知紀極。民富者丁多。率爲官爲僧。以免課役。而貧者丁多。無所伏匿。故上戶優而下戶勞。吏因緣蠶食。民旬

通鑑紀事本末 卷一百八十九 三
輸月送不勝困弊率皆逃徙爲浮戶其土著百無四五至是炎建議作兩稅法先計州縣每歲所應費用及上供之數而賦於人量出以制入戶無土客以見居爲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爲差爲行商者在所州縣稅三十之一使與居者均無僥利居人之稅秋夏兩徵之其租庸調雜徭悉省皆總統於度支上用其言因敕令行之

貞元三年時關東防秋兵大集國用不充李泌奏自變兩稅法以來藩鎮州縣多違法聚斂繼以朱泚之亂爭權率徵罰以爲軍資黠募自防泚旣平自懼違法匿不敢言請遣使以詔旨赦其罪但令革正自非於法應留使留州之外悉輸京師其官典逋負可徵者徵之難徵者釋之以示寬大敢有隱沒者重設告賞之科而罪之上喜曰卿策甚長然立法太寬恐所得無幾對曰茲事臣固熟思之寬則獲多而速急則獲少而遲蓋以寬則人喜於免罪而樂輸急則競爲蔽匿非推鞠不能得其實財不足濟今日之急而皆入於姦吏矣上曰善以度支員外郎元友直爲河南

上從李泌言
以元友直爲
河南江淮南
句勒兩稅錢

帛估

江淮南甸勘兩稅錢帛使

四年春正月庚戌朔赦天下。詔兩稅等第自今三年一定。二月元友直運淮南錢帛二十萬至長安。李泌悉輸之大盈庫。然上猶數有宣索。仍敕諸道勿令宰相知。泌聞之。惆悵而不敢言。

李泌以錢帛輸大盈庫

臣光曰。王者以天下為家。天下之財。皆其有也。阜天下之財。以養天下之民。已必豫焉。或乃更為私藏。此匹夫之鄙志也。古人有言曰。貧不學儉。夫多財者。奢欲之所自來也。李泌欲弭德宗之欲。而豐

其私財。財豐則欲滋矣。財不稱欲。能無求乎。是猶啟其門而禁其出也。雖德宗之多僻。亦泌所以相之者。非其道故也。

詔免稅外輸賦

秋九月元友直句檢諸道稅外物。悉輸戶部。遂為定制。歲於稅外輸百餘萬緡斛。民不堪命。諸道多自訴於上。上意寤。詔今年已入在官者。輸京師。未入者。悉以與民。明年以後。悉免之。於是東南之民。復安其業。九年春正月癸卯。初稅茶。凡州縣產茶。及茶山外要路。皆估其直。什稅一。從鹽鐵使張滂之請也。滂奏去

張滂請稅茶歲收錢四十

萬緡

陸贄奏均節財賦凡六條

通鑑紀事 卷一百八十九 五
歲水災減稅用度不足請稅茶以足之自明年以往
稅茶之錢令所在別貯俟有水旱以代民田稅自是
歲收茶稅錢四十萬緡未嘗以救水旱也
十年夏五月陸贄又奏請均節財賦凡六條其一論
兩稅之弊其略曰舊制賦役之法曰租調庸丁男一
人受田百畝歲輸粟二石謂之租每戶各隨土宜出
絹若綾若緇共二丈綿三兩不蠶之士輸布二丈五
尺麻三斤謂之調每丁歲役則收其庸曰準絹三尺
謂之庸天下為家法制均一雖欲轉徙莫容其姦故

人無搖心而事有定制及羯胡亂華兆庶雲擾版圖
墮於避地賦法壞於奉軍建中之初再造百度執事
者知弊之宜革而所作兼失其原知簡之可從而所
操不得其要凡欲拯其弊須窮致弊之由時弊則但
理其時法弊則全革其法所為必當其悔乃亡兵興
以來供億無度此乃時弊非法弊也而遽更租調庸
法分遣使者搜擿郡邑按驗簿書每州取大曆中一
年科率最多者以為兩稅定額夫財之所生必因人
力故先王之制賦入必以丁夫為本不以務穡增其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六十九
稅不以輟稼減其租則播種多不以殖產厚其征不以流寓免其調則地著固不以飭勵重其役不以窳怠蠲其庸則功力勤如是故人安其居盡其力矣兩稅之立惟以資產爲宗不以丁身爲本曾不寤資產之中有藏於襟懷囊篋物雖貴而人莫能窺其積於場圃困倉直雖輕而衆以爲富流通蕃息之貨數雖寡而計日收贏有廬舍器用之資價雖高而終歲無利如此之比其流實繁一槩計估筭緡宜其失平長僞由是務輕資而樂轉徙者恒脫於徭稅敦本業而

樹居產者每困於徵求此乃誘之爲姦驅之避役力用不得不弛賦入不得不闕復以創制之首不務齊平供應有煩簡之殊牧守有能否之異所在徭賦輕重相懸所遣使臣意見各異計奏一定有加無除又大曆中供軍進奉之類旣收入兩稅今於兩稅之外復又並存望稍行均減以救彫殘其二請兩稅以布帛爲額不計錢數其略曰凡國之賦稅必量人之力任土之宜賦所入者唯布麻繒纊與百穀而已先王懼物之貴賤失平而人之交易難準又定泉布之法

以節輕重之宜。斂散弛張必由於是。蓋御財之大柄。爲國之利權。守之在官。不以任下。然則穀帛者人之所爲也。錢貨者官之所爲也。是以國朝著令。租出穀。庸出絹。調出繒。纈布。曷常有禁人鑄錢。而以錢爲賦者也。今之兩稅。獨異舊章。但估資產爲差。便以錢穀定稅。臨時折徵雜物。每歲色目頗殊。唯計求得之利。宜靡論供辦之難易。所徵非所業。所業非所徵。遂或增價以買其所無。減價以賣其所有一。增一減耗。損已多。望勘會諸州。初納兩稅。年絹布定估。比類當今。

時價。加賤減貴。酌取其中。總計合稅之錢。折爲布帛之數。又曰。夫地力之生物有大限。取之有度。用之有節。則常足。取之無度。用之無節。則常不足。生物之豐。敗由天。用物之多少。由人。是以聖王立程。量入爲出。雖遇災難。下無困窮。理化旣衰。則乃反是。量出爲入。不恤所無。桀用天下而不足。湯用七十里而有餘。是乃用之盈虛。在節與不節耳。其三論長吏以增戶加稅。闢田爲課。績其略曰。長人者罕能推忠恕。易地之情。體至公。徇國之意。迭行小惠。競誘姦詐。以傾奪鄰。

通鑑紀事本末 卷一百八十九 八
境爲智能。以招萃逋逃爲理化。捨彼適此者。旣爲新
收而有復。倏往忽來者。又以復業而見優。唯懷平安
居。首末不遷者。則使之日重。斂之日加。是令地著之
人。恒代惰游。賦役則何異驅之轉徙。教之澆訛。此由
牧宰不克弘通。各私所部之過也。又曰立法濟人。久
無不弊。理之者若不知維御損益之宜。則巧僞萌生。
恒因沮勸而滋矣。請申命有司。詳定考績。若當管之
內。人益阜殷。所定稅額有餘。任其據戶口均減。以減
數多少爲考課等差。其當管稅物。通比每戶十分減

三者爲上課。減二者次焉。減一者又次焉。如或人多
流亡。加稅見戶。比按殿罰。法亦如之。其四論稅限。迫
促其略曰。建官立國。所以養人也。賦人取財。所以資
國也。明君不厚其所資。而害其所養。故必先人事而
值其暇力。先家給而斂其餘財。又曰蠶事方興。已輸
繅稅。農功未艾。遽斂穀租。上司之繩責旣嚴。下吏之
威暴愈促。有者急賣而耗其半直。無者求假而費其
倍酬。望更詳定徵稅期限。其五請以稅茶錢置義倉。
以備水旱。其略曰。古稱九年六年之蓄者。率土臣庶。

通爲之計耳。固非獨豐公庾不及編氓也。近者有司
春請稅茶。歲約得五十萬貫。元敕令貯戶部。用救百
姓凶飢。今以蓄糧。適副前旨。其六論兼并之家私斂。
重於公稅。其略曰。今京畿之內。每田一畝。官稅五升。
而私家收租。始有畝至一石者。是二十倍於官稅也。
降及中等。租猶半之。夫土地王者之所有。耕稼農夫
之所爲。而兼并之徒。居然受利。又曰。望凡所占田。約
爲修限。裁減租價。務利貧人。法貴必行。慎在深刻。裕
其制。以便俗。嚴其令。以懲違。微損有餘。稍優不足。損
不失富。優可賑窮。此乃古者安富恤窮之善經。不可
捨也。

張溥曰。三代井田之法。壞於商鞅。以其隨田之
在民者稅之。而不問多寡也。唐租庸調之法。壞
於楊炎。以其隨民之有田者稅之。而不視中下
也。然定稅以丁者難考。定稅以畝者易覈。兩稅
之法。自炎創之。遂通行至今矣。唐武德初。用前
代戶調法。制每丁租二石。絹二丈。綿三兩。外禁
毋得調歛。此租庸調之所繇始也。既定均田賦

稅法。民有田則有租。租言以公田假人耕收。而稅其租入也。有家則有調。調言據丁土所樹藝。而調取之也。有身則有庸。庸言人出絹。而當役庸直也。當是時也。財歸左藏。兵蓄府衛。官有定員。貢無加配。可不謂國家富庶。黎民蒙業哉。及玄宗倦勤。用度奢侈。楊慎矜。宇文融。王鉷等。爭以聚歛結主。始有額外進錢。兩京淪陷。肅宗卽位。籍江淮富商。稅鹽麻銅冶。鬻官勲爵。邑告身。度道士僧尼。費猶不給。大曆以來。地頭青苗諸

錢益紛紛矣。夫承平日久。則生齒盛而浮客多。于是有宇文融之括田。版籍燬亡。則科征繁而名目衆。于是有楊炎之兩稅。融守高祖太宗之法。而務盡者也。炎變高祖太宗之法。而務簡者也。盡則民怨。簡則法行。是故惡融者。目之爲逼脅州縣。妄增逃羨。于炎則姑安焉。然初定兩稅時。諸郡邑獨取大曆十四年科率最多之數。爲準。他備急供軍折估宣索諸名色。一之于兩稅。于爲賦已重。尋以軍興。貫加征二百。敕事畢停。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一百八十九
十一
止已竟不罷。初計緡錢爲筭。納稅配綾絹。計錢爲估。絹一疋。直錢三千二百。後物價益下。絹匹直錢千六百。輸一者過二。及度支以稅物頒諸司。又給本價爲虛估。而謬以濫惡見劾。督州縣剝徵。故賦名不增於舊。而民困。又初敕兩稅外加歛者。以枉法論。而朝廷宣索若諸州上供畢。復賦諸民。獨陽避微文。科役則廣其課。而狹償其庸。命曰召顧。科配則精其入。而麤給其直。名曰和市。比大曆之數。復倍。兩稅之病。不病于更法。而病於加歛。卽炎不死。亦莫可誰何也。

國朝以天下墾田。定天下賦稅。制猶兩稅。而度越于唐者數焉。夏稅秋糧。歲有常額。非臨役興。而後度其數。賦于人也。隨田寬狹。取數多寡。非以一年之科率最多者爲額也。額數具于黃籍。總于戶部。期限責于藩服州縣。非別設兩稅使。總之也。戶編里甲。十年輪差。不役之絹。無有也。法制善矣。而民重有憂。其惟在稅外乎。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一百八十九終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九十九
唐德宗貞元八年秋七月甲寅朔戶部尚書判度支
班宏薨陸贄請以前湖南觀察使李巽權判度支上
許之既而復欲用司農少卿裴延齡贄上言以為今
之度支準平萬貨刻吝則生患寬假則容姦延齡誕
妄小人用之交駭物聽尸祿之責固宜及於微臣知
諫不從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一百九十

宋 建安表 樞編次
明 太倉張 溥論正
裴延齡姦蠹

唐德宗貞元八年秋七月甲寅朔戶部尚書判度支
班宏薨陸贄請以前湖南觀察使李巽權判度支上
許之既而復欲用司農少卿裴延齡贄上言以為今
之度支準平萬貨刻吝則生患寬假則容姦延齡誕
妄小人用之

上用裴延齡
判度支陸贄
諫不從

通鑑紀事本末 卷一百九十
人之明亦恐傷於聖鑒上不從已未以延齡判度支事

延齡置別庫以惑上

九年秋七月癸卯戶部侍郎裴延齡奏自判度支以來檢責諸州欠負錢八百餘萬緡收諸州抽貫錢三百萬緡呈樣物三十餘萬緡請別置欠負耗贍季庫以掌之染練物別置月庫以掌之詔從之欠負皆貧人無可償徒存其數者抽貫錢給用旋盡呈樣染練皆左藏正物延齡徒置別庫虛張名數以惑上上信之以爲能富國而寵之於實無所增也虛費吏人簿

權德輿言延齡虛僞宜核又不從

書而已京城西汚濕地生蘆葦數畝延齡奏稱長安咸陽有陂澤數百頃可牧廩馬上使有司閱視無之亦不罪也左補闕權德輿上奏以爲延齡取常賦支用未盡者充羨餘以爲已功縣官先所市物再給其直用充別貯邊軍自今春以來並不支糧陛下必以延齡孤貞獨立時人醜正流言何不遣信臣覆視究其本末明行賞罰今群請衆口喧於朝市豈京城士庶皆爲朋黨邪陛下亦宜稍回聖慮而察之上不從十年秋九月裴延齡奏稱官吏太多自今缺員請且

延齡奏同
州一谷有八
十尺木

韋少華言延
齡所奏左藏

棄物宜推驗
上又不許
上雖知延齡
誕妄而喜其
好詆毀人

群臣中惟張
滂李充李鈺
證延齡之妄

勿補收其俸以實府庫上欲修神龍寺須五十尺松
不可得延齡曰臣近見同州一谷木數千株皆可入
十尺上曰開元天寶間求美材於近畿猶不可得今
安得有之對曰天生珍材固待聖君乃出開元天寶
何從得之延齡奏左藏庫司多有失落近因檢閱使
置簿書乃於糞土之中得銀十三萬兩其匹段雜貨
百萬有餘此皆已棄之物卽是羨餘悉應移入雜庫
以供別敕支用太府少卿韋少華不伏抗表稱此皆
每月申奏見在之物請加推驗執政請令三司詳覆

上不許亦不罪少華延齡每奏對恣爲詭譎皆衆所
不敢言亦未嘗聞者延齡處之不疑上亦頗知其誕
妄但以其好詆毀人冀聞外事故親厚之群臣畏延
齡有寵莫敢言惟鹽鐵轉運使張滂京兆尹李充司
農卿李鈺以職事相關時證其妄而陸贄獨以身當
之日陳其不可用冬十一月壬申贄上書極陳延齡
奸詐數其罪惡其略曰延齡以聚斂爲長策以詭妄
爲嘉謀以掊克斂怨爲匪躬以靖譖服讒爲盡節總
典籍之所惡以爲智術昌聖哲之所戒以爲行能可

謂堯代之共工魯邦之少卵也。跡其姦蠹日長月滋。陰秘者固未盡彰。敗露者猶難悉數。又曰陛下若意其負謗。則誠宜亟爲辨明。陛下若知其無良。又安可曲加容掩。又曰陛下姑欲保持。曾無詰問。延齡謂能蔽惑不復懼思。移東就西。便爲課績。取此適彼。遂號羨餘。愚弄朝廷。有同兒戲。又曰矯詭之態。誣罔之辭。遇事輒行。應口便發。靡日不有。靡時不爲。又難以備陳也。又曰昔趙高指鹿爲馬。臣謂鹿之與馬。物類猶同。豈若延齡掩有爲無。指無爲有。又曰延齡凶妄流

贊極陳延齡
奸詐
上益厚待延齡

布寰區。上自公卿近臣。下逮輿臺賤品。誼誼談議。億萬爲徒。能以上言。其人有幾。臣以卑鄙。任當台衡。情激于衷。雖欲罷而不能默也。書奏。上不悅。待延齡益厚。十二月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陸贄。以上知待之厚。事有不可。常力爭之。所親或規其太銳。贄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它無所恤。裴延齡日短。贄於上。趙憬之入相也。贄實引之。旣而有憾於贄。密以贄所譏彈延齡事告延齡。故延齡益得以爲計。上由是信延齡而不直贄。贄與憬約至上前。極論延齡姦邪。

趙憬輸情於
延齡

上怒形於色，憬默而無言。壬戌，贄罷爲太子賓客。

十一年春二月，陸贄既罷相，裴延齡因譖京兆尹李

充衛尉卿、張滂前司農卿、李銛黨於贄，會旱，延齡奏

言贄等失勢，怨望言於衆曰：「天下旱，百姓且流亡，度

支多欠，諸軍芻糧，軍中人馬無所食，其事奈何？以動

搖衆心，其意非止欲中傷臣而已。」後數日，上獵苑中，

適有神策軍士訴云：「度支不給馬芻，上意延齡言爲

信，遽還宮。」夏四月壬戌，貶贄爲忠州別駕，充爲涪州

長史，滂爲汀州長史，銛爲邵州長史，初陽城自處士

徵爲諫議大夫，拜官不辭，未至京師，人皆想望風采。

曰：城必諫諍死職下，及至，諸諫官紛紛言事細碎，天

子益厭苦之，而城方與二弟及客日夜痛飲，人莫能

窺其際，皆以爲虛得名耳。前進士河南韓愈作爭臣

論，以譏之城，亦不以屑意。有欲造城而問者，城揣知

其意，輒彊與酒，客或時先醉，仆席上。城或時先醉，卧

客懷中，不能聽客語。及陸贄等坐貶，上怒未解，中外

惴恐，以爲罪且不測，無敢救者。城聞而起曰：「不可令

天子信用姦臣，殺無罪人。」卽帥拾遺王仲舒歸，登右

延齡譖貶贄
充滂銛

陽城帥王仲舒歸登熊執易崔邠等論延齡奸佞贊等無罪張萬福賀朝廷有直臣

補闕熊執易崔邠等守延英門上疏論延齡姦佞贊等無罪上大怒欲加城等罪太子爲之營救上意乃解令宰相論遣之於是金吾將軍張萬福聞諫官伏閣諫趨往至延英門大言賀曰朝廷有直臣天下必太平矣遂遍拜城與仲舒等已而連呼太平萬歲太平萬歲萬福武人年八十餘自此名重天下登崇敬之子也時朝夕相延齡陽城曰脫以延齡爲相城當取白麻壞之慟哭於廷有李繁者泌之子也城盡疏延齡過惡欲密論之以繁故人子使之繕寫繁徑以

李繁爲城寫疏而密告延齡

告延齡延齡先詣上一一自解疏入上以爲妄不之省

中外賀延齡死而上獨悼惜

十二年春三月以戶部侍郎裴延齡爲戶部尚書使職如故秋九月丙午戶部尚書判度支裴延齡卒中外相賀上獨悼惜之

張溥曰依古以來言利之臣虛妄無能莫裴延齡若也獨德宗心好之謂其好詆毀人冀親厚之得聞臣下過失史言帝摘發耳目中朝士過從宰相者金吾士必密啟飛白惟帝以爲厚一

延齡。愈於百金。吾士也。然左藏正物。移置別庫。詭號羨餘。申奏見物。謬云已棄。欲歸雜庫。長安咸陽何所得。陂澤數百頃。同州一谷。又安有八十尺木數千株。此皆欺君之顯者。帝不一問。何哉。玄宗末政嗜利。宇文融。王鉷。韋堅。楊慎矜。之徒競起。後盡貶死。劉晏領度支。有勞能。帝遣中使縊於忠州。時謂人臣好言利者。往往不得其死。延齡凶妄倍諸臣。享年六十九。死牖下。幸矣。帝廼哀之深。如秦人之賦黃鳥。凡人情性。必喜

所似。德宗陰猜矜察。及臨事無一能也。於延齡性近矣。宜其生相得。死相思也。陽城爲諫官。飲酒不言。一日聞天子任裴延齡。逐陸贄。李充。張滂。李錡。卽帥拾遺王仲舒等伏延英門上書。張萬福遍拜之。賀朝廷有直臣。當日忼慨。何異漢成帝時。朱雲上殿。請劔誅張禹哉。趙憬。贄所引也。李繁。泌子也。反眈眈爲延齡用。憬生愧友。繁死愧父。爲人者亦繁有徒乎。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一百九十一

宋 建安袁 樞編次

明 太倉張 溥論正

吐蕃叛盟

唐代宗大曆十四年秋八月代宗之世吐蕃數遣使求和而寇盜不息代宗悉留其使者前後八輩有至老死不得歸者俘獲其人皆配江嶺上欲以德懷之乙巳以隨州司馬韋倫為太常少卿使于吐蕃悉集其俘五百人各賜襲衣而遣之

還吐蕃俘五百人

吐蕃俘歸誦
聖德贊普即
遣使入貢

德宗建中元年吐蕃始聞韋倫歸其俘不之信及俘入境各還部落稱新天子出宮人放禽獸英威聖德洽於中國吐蕃大悅除道迎倫贊普即發使隨倫入貢且致賻贈癸卯至京師上禮接之既而蜀將上言吐蕃豺狼所獲俘不可歸上曰戎狄犯塞則擊之服則歸之擊以示威歸以示信威信不立何以懷遠悉命歸之五月戊辰以韋倫為太常卿乙酉復遣倫使吐蕃倫請上自為載書與吐蕃盟楊炎以為非敵請與郭子儀輩為載書以聞令上畫可而已從之

楊炎正載書
之體

吐蕃請改敕
書上從之

吐蕃見韋倫再至益喜十二月辛卯朔倫還吐蕃遣其相論欽明思等入貢
二年春三月遣殿中少監崔漢衡使于吐蕃崔漢衡至吐蕃贊普以敕書稱貢獻及賜全以臣禮見處又雲州之西當以賀蘭山為境邀漢衡更請之丁未漢衡遣判官與吐蕃使者入奏上為之改敕書境土皆如其請
三年夏四月庚申吐蕃歸鄴所俘掠兵民八百人
秋九月癸卯殿中少監崔漢衡自吐蕃歸贊普遣其

臣區頰贊隨漢衡入見。冬十月，遣都官員外郎樊澤使于吐蕃，告以結盟之期。

四年春正月丁亥，隴右節度使張鎰與吐蕃尚結贊盟于清水。二月戊申朔，命鴻臚卿崔漢衡送區頰贊還吐蕃。夏四月上，命宰相尚書與吐蕃區頰贊盟於豐邑里。區頰贊以清水之盟，疆場未定，不果盟。己未，命崔漢衡入吐蕃，決於贊普。六月庚午，答蕃判官監察御史于頔與吐蕃使者論刺沒藏至自青海，言疆場已定，請遣區頰贊歸國。秋七月甲申，以

盧杞惡李揆
使入吐蕃

禮部尚書李揆爲入蕃會盟使。壬辰，詔諸將相與區頰贊盟於城西。李揆有才望，盧杞惡之，故使之入吐蕃。揆言於上曰：臣不憚遠行，恐死於道路，不能達詔。命上爲之惻然，謂杞曰：揆無乃太老。對曰：使遠夷，非諳練朝廷故事者不可。且揆行，則自今年少於揆者，不敢辭遠使矣。

興元元年春正月，吐蕃尚結贊請出兵助唐收京城。庚子，遣祕書監崔漢衡使吐蕃，發其兵。夏四月，吐蕃遣其將論莽羅依將兵二萬，從曹子達擊破韓旻。

李泌論安西
北庭之地不
可與吐蕃

於武川亭。五月吐蕃既破韓旻，大掠而去。上甚憂之，以問陸贄。贄具言吐蕃形勢事。兩事並見藩鎮連兵初上發吐蕃以討朱泚，許成功，以伊西北庭之地與之。及泚誅，吐蕃來求地，上欲召兩鎮節度使郭昕、李元忠還朝，以其地與之。李泌曰：安西北庭，人性驍悍，控制西域五十七國，及十姓突厥，又分吐蕃之勢，使不得併兵東侵。奈何拱手與之？且兩鎮之人，勢孤地遠，盡忠竭力，為國家固守，近二十年，誠可哀憐。一旦棄之，以與戎狄，彼其心必深怨中國。它日從吐蕃入寇，如

報私讐矣。况日者吐蕃觀望不進，陰持兩端，大掠武功，受賂而去，何功之有？眾議亦以為然。上遂不與。真元二年秋八月丙戌，吐蕃尚結贊大舉寇涇隴邠寧，掠人畜芟禾稼，西鄙騷然。州縣各城守，詔渾瑊將萬人，駱元光將八千人屯咸陽以備之。吐蕃遊騎及好畤，乙巳京城戒嚴，復遣左金吾將軍張獻甫屯咸陽。民間傳言上復欲出幸，以避吐蕃。齊映見上言曰：外間皆言陛下已理裝具糗糧，人情恟懼。夫大福不再，陛下奈何不與臣等熟計之？因伏地流涕，上亦

齊映泣止帝
再出幸

爲之動容。李晟遣其將王佖將驍勇三千伏於沂城。戒之曰：虜過城下，勿擊其首。首雖敗，彼全軍而至，汝弗能當也。不若俟前軍已過，見五方旗，虎豹衣，乃其中軍也。出其不意擊之，必大捷。佖用其言，尚結贊敗走。軍士不識尚結贊，僅而獲免。尚結贊謂其徒曰：唐之良將，李晟馬燧，渾瑊而已。以計去之，入鳳翔境內，無所俘掠，以兵二萬直抵城下。曰：李令公召我來，何不出犒我。經宿乃引退。冬十月癸亥，李晟遣蕃落使野詩良輔與王佖將步騎五千襲吐蕃，摧沙堡。壬申

王佖用李晟言敗走尚結贊

遇吐蕃衆二萬，與戰破之，乘勝逐北，至堡，攻拔之，斬其將扈屈律悉蒙，焚其蓄積而還。尚結贊引兵自寧慶北去。癸酉，軍于合水之北。邠寧節度使韓遊瓌遣其將史履程夜襲其營，殺數百人。吐蕃追之，遊瓌陳于平川，潛使人鼓於西山，虜驚，棄所掠而去。十一月辛丑，吐蕃寇鹽州，謂刺史杜彥光曰：我欲得城，聽爾率人去。彥光悉衆犇鄜州。吐蕃入據之。十二月吐蕃又寇夏州，亦令刺史托跋乾暉帥衆去，遂據其城。又寇銀州，州素無城，吏民皆潰。吐蕃亦棄之。又

杜彥光拓振乾暉皆棄城遁

陷麟州。韓遊瓌奏請發兵攻鹽州。吐蕃救之。則使河東襲其背。丙寅詔駱元光及陳許兵馬使韓全義將步騎萬二千人。會邠寧軍趣鹽州。又命馬燧以河東軍擊吐蕃。燧至石州。河曲六胡州皆降。遷於雲朔之間。工部侍郎張彧。李晟之壻也。晟在鳳翔。以女嫁幕客崔樞。禮重樞過於彧。彧怒。遂附於張延賞。給事中鄭雲達嘗為晟行軍司馬。失晟意。亦附延賞。上亦忌晟功名。會吐蕃有離間之言。延賞等騰謗於朝。無所不至。晟聞之。晝夜泣。目為之腫。悉遣子弟詣長

張彧鄭雲達
背李晟附張
延賞

德宗忌李晟
功名

上命韓滉劉
玄佐解晟與
延賞之憾

安表請削髮為僧。上慰諭不許。辛未入朝。見上自陳足疾。懇辭方鎮。上不許。韓滉素與晟善。上命滉與劉玄佐諭旨於晟。使與延賞釋怨。晟奉詔。滉等引延賞詣晟第。謝結為兄弟。因宴飲盡歡。又宴於滉。玄佐之第亦如之。滉因使晟表薦延賞為相。三年春正月壬寅。以左僕射張延賞同平章事。李晟為其子請昏於延賞。延賞不許。晟謂人曰。武夫性快。釋怨於杯酒間。則不復貯胷中矣。非如文士難犯外。雖和解。內蓄憾如故。吾得無懼哉。二月壬戌。以檢

授左庶子崔瀚充入吐蕃使。三月丁酉，以左庶子
 李銛充入吐蕃使。初，吐蕃尚結贊得鹽夏州，各留兵
 千餘人戍之。退屯鳴沙。自冬入春，羊馬多死，糧運不
 繼。又聞李晟克雜沙，馬燧、渾瑊等各舉兵臨之。大懼，
 屢遣使求和，上未之許。乃遣使卑辭厚禮，求和於馬
 燧。且請修清水之盟，而歸侵地。使者相繼於路，燧信
 其言，留屯石州，不復濟河。為之請於朝。李晟曰：戎狄
 無信，不如擊之。韓遊瓌曰：吐蕃弱則求盟，彊則入寇。
 今深入塞內而求盟，此必詐也。韓滉曰：今兩河無虞

馬燧欲與吐
 和，李晟韓
 游瓌請
 乃止。會滉
 燧與張延
 貴反，晟謀復
 請和親。

若城原鄯洮渭四州使李晟、劉玄佐之徒，將十萬眾
 戍之。河湟二十餘州可復也。其資糧之費，臣請主辦。
 上由是不聽燧計。趣使進兵，燧請與吐蕃使論頰熱
 俱入朝論之。會滉薨，燧延賞皆與晟有隙，欲反其謀。
 爭言和親便。上亦恨回紇，欲與吐蕃和，共擊之。得二
 人言，正會已意。計遂定。延賞數言晟不宜久典兵，請
 以鄭雲逵代之。上曰：當令自擇代者。乃謂晟曰：朕以
 百姓之故，與吐蕃和親決矣。大臣既與吐蕃有怨，不
 可復之。鳳翔宜留朝廷，朝夕輔朕。自擇一人可代鳳

李晟慕魏徵直諫

翔者晟薦都虞候邢君牙君牙樂壽人也丙午以君牙為鳳翔尹兼團練使丁未加晟太尉中書令勳封如故餘悉罷之晟在鳳翔嘗謂僚佐曰魏徵好直諫余竊慕之行軍司馬李叔度曰此乃儒者所為非勳德所宜晟斂容曰司馬失言晟任兼將相知朝廷得失不言何以為臣叔度慙而退及在朝廷上有所顧問極言無隱性沈密未嘗泄於人辛亥馬燧入朝燧既來諸軍皆閉壁不戰尚結贊遽自鳴沙引歸其眾乏馬多徒行者崔澣見尚結贊責以負約尚結贊曰

崔澣責尚結贊負約尚結贊偽請和乃詔渾瑊為清水會盟使

吐蕃破朱泚未獲賞是以來而諸州各城守無由自達鹽夏守者以城授我而遁非我取之也今明公來欲踐修舊好固吐蕃之願也今吐蕃將相以下來者一十一人渾侍中嘗與之共事知其忠信靈州節度使杜希全涇原節度使李觀皆信厚聞於異域請使之主盟夏四月丙寅澣至長安辛未以澣為鴻臚卿復使入吐蕃語尚結贊曰希全守靈不可出境李觀已改官今遣渾瑊盟於清水且令先歸鹽夏二州五月甲申渾瑊自咸陽入朝以為清水會盟使戊子以

兵部尚書崔漢衡為副使司封員外郎鄭叔矩為判官特進宋奉朝為都監己丑瑊將二萬餘人赴盟所乙巳尚結贊遣其屬論泣贊來言清水非吉地請盟於原州之士梨樹既盟而歸鹽夏二州上皆許之神策將馬有麟奏土梨樹多阻險恐吐蕃設伏兵不如平涼川坦夷時論泣贊已還丁未遣使追告之初韓滉薦劉玄佐可使將兵復河湟上以問玄佐玄佐亦贊成之滉薨玄佐奏言吐蕃方疆未可與爭上遣中使勞問玄佐玄佐臥而受命張延賞知玄佐不可用奏

延賞罷晟兵柄武臣皆解體

晟請備吐蕃延賞復阻之尚結贊果劫盟渾瑊逃出賴駱元光兵救免

以河湟事委李抱真抱真亦固辭皆由延賞罷李晟兵柄故武臣皆憤怒解體不肯為用故也渾瑊之發長安也李晟深戒之以盟所為備不可不嚴張延賞言於上曰晟不欲盟好之成故戒瑊以嚴備我有疑彼之形則彼亦疑我矣盟何由成上乃召瑊切戒以推誠待虜勿自為猜貳以阻虜情瑊奏吐蕃決以辛未盟延賞集百官以瑊表稱詔示之曰李太尉謂吐蕃和好必不成此渾侍中表也盟日定矣晟聞之泣謂所親曰吾生長西陲備諳虜情所以論奏但恥

通鑑紀事 卷一百九十一
九
朝廷爲犬戎所侮耳。上始命駱元光屯潘原，韓遊瓌屯洛口，以爲城援。元光謂城曰：潘原距盟所且七十里，公有急，元光何從知之？請與公俱。城以詔指固止之。元光不從，與城連營相次，距盟所三十餘里。元光壕柵深固，城壕柵皆可踰也。元光伏兵於營西。韓遊瓌亦遣五百騎伏於其側，曰：若有變，則汝曹西趣栢泉，以分其勢。尚結贊與城約，各以甲士三千人列於壇之東西，常服者四百人從至壇下。辛未，將盟，尚結贊又請各遣遊騎數十更相覘索，城皆許之。吐蕃伏

精騎數萬於壇西，遊騎貫穿唐軍，出入無禁。唐騎入虜軍，悉爲所擒。城等皆不知，入幕，易禮服。虜伐鼓三聲，大譟而至，殺宋奉朝等於幕中。城自幕後出，偶得它馬乘之，伏鬣入其銜，馳十餘里，銜方及馬口，故矢過其背而不傷。唐將卒皆東走，虜縱兵追擊，或殺或擒之，死者數百人，擒者數千餘人。崔漢衡爲虜騎所擒，渾瑊至其營，則將卒皆遁去，營空矣。駱元光發伏兵成陳以待之。虜追騎愕眙，城入元光營，追騎顧見邠寧軍西馳，乃還。元光以輜重資城，與城收散卒，勒

柳渾料吐蕃背盟

上欲出避吐蕃大臣諫止

兵整陳而還。是日上視朝。謂諸相曰。今日和戎息兵。社稷之福。馬燧曰。然。柳渾曰。戎狄豺狼也。非盟誓可結。今日之事。臣竊憂之。李晟曰。誠如渾言。上變色曰。柳渾書生。不知邊計。大臣亦爲此言邪。皆伏地頓首謝。因罷朝。是夕韓遊瓌表言虜劫盟者兵臨近鎮。上大驚。銜迺其表以示渾。明旦謂渾曰。卿書生。乃能料敵如此。其審邪。上欲出幸以避吐蕃。大臣諫而止。李晟大安園多竹。復有爲飛語者。云晟伏兵大安亭。謀因倉猝爲變。晟遂伐其竹。癸酉。上遣中使王子恒齋

詔遺尚結贊至吐蕃境。不納而還。渾瑊留屯奉天。甲戌。尚結贊至故原州。引見崔漢衡等曰。吾飾金械。欲械瑊以獻贊。普。今失瑊。虛致公輩。又謂馬燧之姪。弇曰。胡以馬爲命。吾在河曲。春草未生。馬不能舉足。當是時。侍中度河。掩之。吾全軍覆沒矣。所以求和。蒙侍中力。今全軍得歸。奈何拘其子孫。命弇與宦官俱文珍。渾瑊將馬寧俱歸。分囚崔漢衡等於河廓鄯州。上聞尚結贊之言。由是惡馬燧。六月丙戌。以馬燧爲司徒兼侍中。罷其副元帥節度使。初吐蕃尚結贊惡

通鑑紀事 卷一百九十一 十一
李晟馬燧渾瑊曰去三人則唐可圖也於是離間李
晟因馬燧以求和欲執渾瑊以賣燧使并獲罪因縱
兵直犯長安會失渾瑊而止張延賞慙懼謝病不視
事吐蕃之戍鹽夏者饋運不繼人多病疫思歸尚
結贊遣三千騎逆之悉焚其廬舍毀其城驅其民而
去靈鹽節度使杜希全遣兵分守之 壬寅李泌與
李晟馬燧柳渾俱入見泌謂上曰李晟馬燧有大功
於國聞有讒之者雖陛下必不聽然臣今日對二人
言之欲其不自疑耳陛下萬一害之則宿衛之士方

李泌請保全
李晟馬燧

鎮之臣無不憤惋而反仄恐中外之變不日復生也
今晟燧富貴已足苟陛下坦然待之使其自保無虞
國家有事則出從征伐無事則入奉朝請何樂如之
故○臣○願○陛○下○勿○以○二○臣○功○大○而○忌○之○二○臣○勿○以○位○高
而○自○疑○則○天○下○永○無○事○矣○上○曰○朕○始○聞○卿○言○聳○然○不
知○所○謂○及○聽○卿○剖○析○乃○知○社○稷○之○至○計○也○朕○謹○當○書
紳○二○大○臣○亦○當○共○保○之○晟○燧○皆○起○泣○謝○時○關○東○防
秋○兵○大○集○國○用○不○充○上○問○李○泌○以○復○府○兵○之○策○對○曰
今歲徵關東卒戍京西者十七萬人計歲食粟二百

泌進不減卒
不擾民糧食
足粟麥賤府
兵亦成之策

四萬斛。今粟斗直錢百五十，爲錢三百六萬緡。國家比遭饑亂，經費不充，就使有錢，亦無粟可糴。未暇議復府兵也。上曰：然將奈何？亟減戍卒歸之，何如？對曰：陛下誠能用臣之言，可以不減戍卒，不擾百姓，糧食皆足，粟麥日賤，府兵亦成。上曰：果能如是，何爲不用？對曰：此須急爲之。過旬日，則不及矣。今吐蕃久居原蘭之間，以牛運糧，糧盡牛無所用，請發左藏惡繒染爲綵纈，因党項以市之，每頭不過二三四匹，計十八萬匹，可致六萬餘頭。又命諸冶鑄農器，糴麥種，分賜緣

邊軍鎮募戍卒耕荒田而種之。約明年麥熟，倍償其種。其餘據時價五分增一。官爲糴之。來春種禾亦如之。關中土沃而久荒，所收必厚。戍卒獲利耕者浸多。邊地居人至少，軍士月食官糧，粟麥無所售，其價必賤，名爲增價，實比今歲所減多矣。上曰：善。卽命行之。泌又言邊地官多闕，請募人入粟以補之。可足今歲之糧。上亦從之。因問曰：卿言府兵亦集，如何？對曰：戍卒因屯田致富，則安於其土，不復思歸。舊制戍卒三年而代，及其將滿，下令有願留者，卽以所開田爲永

業家人願來者本貫給長牒續食而遣之。據應募之數移報本道。雖河朔諸帥得免更代之煩亦喜聞矣。不過數番則戍卒皆土著乃悉以府兵之法理之。是變關中之疲弊爲富彊也。上喜曰：如此天下無復事矣。泌曰：未也。臣能不用中國之兵使吐蕃自困。上曰：計將安出。對曰：臣未敢言之。俟麥禾有效然後可議也。上固問不對。泌意欲結回紇大食雲南與共圖吐蕃。令吐蕃所備多。知上素恨回紇恐聞之不悅。并屯田之議不行。故不肯言。旣而戍卒應募願耕屯田者

什五六。左僕射同平章事張延賞薨。秋八月吐蕃尚結贊遣五騎送崔漢衡歸。且上表求和。至潯原李觀語之以有詔不納。吐蕃使者受其表而却其人。戊申吐蕃帥羌渾之衆寇隴州。連營數十里。京城震恐。九月丁卯遣神策將石季章戍武功。決勝軍使唐良臣戍百里城。丁巳吐蕃大掠汧陽吳山華亭。老弱者殺之。或斷手鑿目棄之而去。驅丁壯萬餘口。悉送安化峽西。將分隸羌渾。乃告之曰：聽爾東向哭辭鄉國。衆大哭。赴崖谷死傷者千餘人。未幾吐蕃之衆

吐蕃大掠汧陽吳山華亭

韓清河蘇太
平擊却吐蕃

復至圍隴州，刺史韓清河與神策副將蘇太平夜出兵擊却之。吐蕃寇華亭及連雲堡，皆陷之。甲戌吐蕃驅二城之民數千人及邠涇人畜萬計而去。寘之彈箏峽西，涇州恃連雲爲斥候，連雲旣陷，西門不開，門外皆爲虜境，樵采路絕，每收穫必陳兵以捍之，多失時，得空穗而已。由是涇州常苦乏食。冬十月甲申吐蕃寇豐義城，前鋒至大回原，邠寧節度使韓遊瓌擊却之。乙酉復寇長武城，又城故原州而屯之。吐蕃以苦寒不入寇，而糧運不繼，十一月詔渾瑊歸

河中，李元諒歸華州，劉昌分其衆五千歸汴州，自餘防秋兵退屯鳳翔京兆諸縣，以就食。

四年春二月劉昌復築連雲堡。夏五月吐蕃三萬餘騎寇涇邠寧慶鄜等州，先是吐蕃常以秋冬入寇，及春多病疫而退，至是得唐人質其妻子，遣其將將之，盛夏入寇，諸州皆城守，無敢與戰者，吐蕃俘掠人畜萬計而去。秋九月庚申吐蕃尚志董星寇寧州，張獻甫擊却之，吐蕃轉掠鄜坊而去。冬十月吐蕃發兵十萬寇西川，分兵四萬攻兩林驃旁，三萬攻東

韋臯攻下城
柵盡復雋州

之境

蠻七千寇清溪關五千寇銅山韋臯遣黎州刺史韋
晉等與東蠻連兵禦之破吐蕃於清溪關外十一
月吐蕃恥前日之敗復以衆二萬寇清溪關一萬攻
東蠻韋臯命韋晉鎮要衝城督諸軍以禦之雋州經
略使劉朝彩等出關連戰自乙卯至癸亥大破之
五年冬十月韋臯遣其將王有道將兵與東蠻兩林
蠻及吐蕃青海臘城二節度于雋州臺登谷大破之
斬首二千級投崖及溺死者不可勝數殺其大兵馬
使乞藏遮遮乞藏遮遮虜之驍將也既死臯所攻城

柵無不下數年盡復雋州之境

七年秋八月吐蕃攻靈州爲回鶻所敗夜遁九月回
鶻遣使來獻俘冬十二月甲午又遣使獻所獲吐蕃
酋長尚結心

八年夏四月壬子吐蕃寇靈州陷水口支渠敗營田
詔河東振武救之遣神策六軍二千戍定遠懷遠城
吐蕃乃退六月吐蕃千餘騎寇涇州掠田軍千餘
人而去秋八月韋臯攻吐蕃維州獲其大將論贊

熱

韋臯獲論贊
熱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九十一
九年 初鹽州既陷塞外無復保鄣吐蕃常阻絕靈
武侵擾鄜坊辛酉詔發兵三萬五千人城鹽州又詔
涇原山南劍南各發兵深入吐蕃以分其勢城之二
旬而畢命鹽州節度使杜彥光戍之朔方都虞候楊
朝晟戍木波堡由是靈武銀夏河西獲安 夏五月
陸贄上奏論備邊六失以爲措置乖方課責虧度財
匱於兵衆力分於將多怨生於不均機失於逢制關
東戍卒不習土風身苦邊荒心畏戎虜國家資奉若
驕子姑息如倩人屈指計歸張頤待哺或利王師之

陸贄論備邊
六失

敗乘擾攘而東潰或拔棄城鎮搖遠近之心豈惟無
益實亦有損復有犯刑謫徙者既是無良之類且加
懷土之情思亂幸災又甚戍卒可謂措置乖方矣自
頃權移於下柄失於朝將之號令既鮮克行之於軍
國之典常又不能施之於將務相遵養苟度歲時欲
賞一有功翻慮無功者反仄欲罰一有罪復慮同惡
者憂虞罪以隱忍而不彰功以嫌疑而不賞姑息之
道乃至於斯故使忘身效節者獲誚於等夷率衆先
登者取怨於士卒債軍感國者不懷於愧畏緩救失

通鑑紀事本末 卷一百九十一 十一
期者。自以爲智能。此義士所以痛心。勇夫所以解體。可謂課責虧度矣。虜每入寇。將帥遞相推倚。無敢誰何。虛張賊勢。上聞。則曰兵少不敵。朝廷莫之省察。唯務徵發。益帥無裨。補禦之功。重增供億之弊。閭井日耗。徵求日繁。以編戶傾家破產之資。兼有司權鹽稅酒之利。總其所入。半以事邊。可謂財匱於兵。衆矣。吐蕃舉國勝兵之徒。纔當中國十數大郡而已。動則中國懼其衆。而不敢抗。靜則中國憚其疆。而不敢侵。厥理何哉。良以中國之節制多門。蕃醜之統帥專一。故

也。夫統帥專一。則人心不分。號令不貳。進退可齊。疾徐如意。機會靡愆。氣勢自壯。斯乃以少爲衆。以弱爲彊者也。開元天寶之間。控禦西北兩蕃。唯朔方河西隴右三節度。中興以來。未遑外討。抗兩蕃者。亦朔方涇原隴右河東四節度而已。自頃分朔方之地。建牙擁節者。凡三使焉。其餘鎮軍。數且四十。皆承特詔委寄。各降中貴監臨。人得抗衡。莫相稟屬。每俟邊書告急。方令計會用兵。旣無軍法下臨。惟以客禮相待。夫兵以氣勢爲用者也。氣聚則盛。散則消。勢合則威。析

通鑑紀事 卷三十九
則弱。今之邊備，勢弱氣消，可謂力分於將多矣。理戎之要在於練覈優劣之科，以爲衣食等級之制，使能者企及，否者息心。雖有薄厚之殊，而無舛望之釁。今窮邊之地，長鎮之兵，皆百戰傷夷之餘，終年勤苦之劇，然衣糧所給，唯止當身，例爲妻子所分，常有凍餒之色，而關東戍卒，怯於應敵，懈於服勞，衣糧所頒，厚踰數等，又有素非禁旅，本是邊軍，將狡詭爲媚詞，因請遙隸，神策不離舊所，唯改虛名，其於廩賜之饒，遂有三倍之益，夫事業未異，而給養有殊，苟未忘懷，孰

能無慍，可謂怨生於不均矣。凡欲選任將帥，必先考察行能，可者遣之，不可者退之，疑者不使，使者不疑，故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自頃邊軍去就，裁斷多出宸衷，選置戎臣，先求易制，多其部以分其力，輕其任以弱其心，遂令爽於軍情，亦聽命乖於事宜，亦聽命戎虜馳突，迅如風颺，驛書上聞，旬月方報，守土者以兵寡不敢抗敵，分鎮者以無詔不肯出師，賊旣縱掠退歸，此乃陳功告捷，其敗喪則減百而爲一，其摺獲則張百而成千，將帥旣幸於總制，在朝不憂罪累，陛

通鑑紀事 卷一百九十一
下又以為大權由已不究事情可謂機失於遙制矣
臣愚請宜罷諸道將士防秋之制令本道但供衣糧
募戍卒願留及蕃漢子弟以給之又多開屯田官為
收糴寇至則人自為戰時至則家自力農與夫倏來
忽往者豈可同等而論哉又宜擇文武能臣為隴右
朔方河東三元帥分統緣邊諸節度使有非要者隨
所便近而併之然後減姦濫虛浮之費以豐財定衣
糧等級之制以和衆弘委任之道以宣其用懸賞罰
之典以考其成如是則戎狄威懷疆場寧謐矣上雖

不能盡從心甚重之 韋臯遣大將董勔等將兵出
西山破吐蕃之衆拔堡柵五十餘

十年韋臯奏破吐蕃於戕和城

十一年冬十月南詔攻吐蕃昆明城取之又虜施順

二蠻王

十三年春正月壬寅吐蕃遣使請和親上以吐蕃數
負約不許 上以方渠合道木波皆吐蕃要路欲城
之使問邠寧節度使楊朝晟須幾何兵對曰邠寧兵
足以城之不煩它道上復使問之曰曷城鹽州用兵

楊朝晟止用
邠寧兵而方
渠合道木波
皆城

七萬僅能集事。今三城尤逼虜境，兵當倍之。事更相反，何也？對曰：城鹽州之衆，虜皆知之。今發本鎮兵，不旬日至塞下，出其不意，而城之虜謂吾衆亦不減七萬。其衆未集，不敢輕來犯我。不過三旬，吾城已畢。留兵戍之，虜雖至無能爲也。城旁草盡，不能久留。虜退則運芻糧以實之，此萬全之策也。若大集諸道兵，踰月始至，虜亦集衆而來，與我爭戰，勝負未可知。何暇築城哉？上從之。二月朝晟分軍爲三，各築一城。軍吏曰：方渠無井，不可屯軍。判官孟子周曰：方渠承平之

時居人成市，無井何以聚人乎？命浚管井，果得甘泉。三月三城成。夏四月庚申，楊朝晟軍還至馬嶺，吐蕃始出兵追之，相拒數日而去。朝晟遂城馬嶺而還，開地三百里，皆如其素。吐蕃贊普乞立贊卒，子足之煎立。六月，韋臯奏，鶴州刺史曹高仕破吐蕃於臺登城下。

十四年冬十月，夏州節度使韓全義奏破吐蕃於鹽州西北。

十五年夏四月，南詔異牟尋遣使與韋臯約共擊吐

乞立贊卒子足之煎立

蕃。臯以兵糧未集，請俟它年。冬十二月，吐蕃衆五萬分擊南詔及雋州，異牟尋與韋臯各發兵禦之，吐蕃無功而還。

馬定德來奔

十六年夏五月，靈州破吐蕃於烏蘭橋，吐蕃數爲韋臯所敗。是歲其曩貢臘城等九節度嬰籠官馬定德帥其部落來降，定德有智略，吐蕃諸將行兵皆稟其謀策，常乘驛計事。至是以兵數不利，恐獲罪，遂來奔。十七年秋七月戊寅，吐蕃寇鹽州，己丑吐蕃陷麟州，殺刺史郭鋒，夷其城郭，掠居人及党項部落而去。

徐舍人縱僧
延素歸國

鋒，曜之子也。僧延素爲虜所得，虜將有徐舍人者，謂延素曰：我英公之五代孫也。武后時吾高祖建義不成，子孫流播異域，雖代居祿位，典兵然思本之心不忘。顧宗族大無由自拔耳。今聽汝歸，遂縱之。上遣使敕韋臯出兵深入吐蕃，以分其勢。紆北邊患，臯遣將將兵二萬分出九道，攻吐蕃維保松州及棲鷄老翁城。九月，韋臯奏大破吐蕃於雅州。韋臯屢破吐蕃，轉戰千里，凡拔城七，軍鎮五，焚堡百五十，斬首萬餘級，捕虜六千，降戶三千，遂圍維州及昆明城。冬十

常皇兵擒論
莽熱

月庚子加臯檢校司徒兼中書令賜爵南康王南詔
王異牟尋虜獲尤多上遣中使慰撫之
十八年春正月吐蕃遣其大相兼東鄙五道節度使
論莽熱將兵十萬解維州之圍西川兵據險設伏以
待之吐蕃至出千人挑戰虜悉衆追之伏發虜衆大
敗擒論莽熱士卒死者大半維州昆明竟不下引兵
還乙亥臯遣使獻論莽熱上從之
十九年夏四月涇原節度使劉昌奏請徙原州治平
涼從之乙亥吐蕃遣其臣論頰熱入貢六月壬

辰遣右龍武大將軍薛伾使于吐蕃

二十年吐蕃贊普死其弟嗣立

憲宗元和三年春正月臨涇鎮將郝玘以臨涇地險
要水草美吐蕃將入寇必屯其地言於涇原節度使
段祐奏而城之自是涇原獲安冬十二月庚戌置
行原州於臨涇以鎮將郝玘爲刺史

四年初平涼之盟副元帥判官路泌會盟判官鄭
叔矩皆沒於吐蕃其後吐蕃請和泌子隨之詣闕號
泣上表乞從其請德宗以吐蕃多詐不許至是吐蕃

李絳請專節
度使之權爲

復請和。隨又五上表詣執政泣請。裴垍李藩亦言於上。請許其和。上從之。五月命祠部郎中徐復使吐蕃。秋九月丙辰振武奏吐蕃五萬餘騎至拂梯泉。辛未豐州奏吐蕃萬騎至大石谷。掠回鶻入貢還國者。五年夏五月庚申吐蕃遣其臣論思邪熱入見。且歸路泌鄭叔矩之柩。

七年吐蕃寇涇州及西門之外。驅掠人畜而去。上患之。李絳上言。京西京北皆有神策鎮兵。始置之欲以備禦吐蕃。使與節度使掎角相應也。今則鮮衣美食。

宦官沮止

坐耗縣官。每有寇至。節度使邀與俱進。則云申取中尉處分。比其得報虜去遠矣。縱有果銳之將。聞命奔赴。節度使無刑戮以相制之。相視如平交。左右前却。莫肯用命。何所益乎。請據所在之地。士馬及衣糧器械。皆割隸當道。節度使使號令齊壹。如臂之使指。則軍威大振。虜不敢入寇矣。上曰。朕不知舊事如此。當亟行之。既而神策軍驕恣日久。不樂隸節度使。竟爲宦者所沮而止。

八年。初吐蕃欲作烏蘭橋。先貯材於河側。朔方常

吐蕃厚賂王
使始成烏蘭
橋

足之煎卒可
黎可足立

潛遣人投之於河終不能成虜知朔方靈鹽節度使
王使貪先厚賂之然後併力成橋仍築月城守之自
是朔方禦寇不暇

十年冬十一月己丑吐蕃款隴州塞請互市許之

十一年春二月西川奏吐蕃贊普卒新贊普可黎可
足立

十三年冬十一月辛巳朔鹽州奏吐蕃寇河曲夏州
靈武奏破吐蕃長樂州克其外城甲午鹽州奏吐
蕃引去

遣論短立藏
等歸國

十四年春正月吐蕃遣使者論短立藏等來修好未
返入寇河曲上曰其國失信其使何罪庚寅遣歸國

秋八月癸酉吐蕃寇慶州營於方渠冬十月吐

蕃節度論三摩等將十五萬衆圍鹽州党項亦發兵
助之刺史李文悅竭力拒守凡二十七日吐蕃不能
克靈武牙將史奉敬言於朔方節度使杜叔良請兵
三千齎三十日糧深入吐蕃以解鹽州之圍叔良以
二千五百人與之奉敬行旬餘無聲問朔方人以爲
俱沒矣無何奉敬自它道出吐蕃背吐蕃大驚潰去

吐蕃懼史奉
敬野詩良輔
郝玘

奉敬奮擊大破不可勝計。奉敬與鳳翔將野詩良輔、涇原將郝玘，皆以勇著名於邊。吐蕃憚之。

十五年春二月，吐蕃寇靈武。三月，吐蕃寇鹽州。

冬十月，党項引吐蕃寇涇州，連營五十里。癸未，涇州奏吐蕃進營，距州三十里，告急求救。以右軍中尉梁守謙爲左右神策京西北行營都監，將兵四千人，并發八鎮全軍救之。賜將士裝錢二萬緡，以鄴王府長史邵同爲太府少卿兼御史中丞，充答吐蕃請和好使。初，秘書少監田洎入吐蕃，爲弔祭使，吐蕃請與

唐盟於長武城下。洎恐吐蕃留之不得還，唯阿而已。旣而吐蕃爲党項所引入寇，因以爲辭曰：田洎許我將兵赴盟，於是貶洎郴州司戶，渭州刺史郝玘數出兵襲吐蕃營，所殺甚衆。李光顏發邠寧兵救涇州，邠寧兵以神策受賞厚，皆慍曰：人給五十緡而不識戰鬪者，彼何人邪？常額衣資不得，而前冒白刃者，此何人邪？洶洶不可止。光顏親爲開陳大義以諭之，言與涕俱。然後軍士感悅而行。將至涇州，吐蕃懼而退。丙戌，罷神策行營。西川奏吐蕃寇雅州，辛卯，鹽州奏吐

蕃營於烏白池，尋亦皆退。十二月己巳朔，鹽州奏吐蕃千餘人圍烏白池。庚辰，西川奏南詔二萬人入界，請討吐蕃。

穆宗長慶元年夏六月辛未，吐蕃寇青塞堡，鹽州刺史李文悅擊却之。秋九月，吐蕃遣其禮部尚書論訥羅來求盟，庚戌以大理卿劉元鼎為吐蕃會盟使。冬十月癸酉，命宰相及大臣凡十七人與吐蕃論訥羅盟于城西，遣劉元鼎與訥羅入吐蕃，亦與其宰相以下盟。靈武節度使李進誠奏敗吐蕃三千騎於

大石山下

二年夏六月吐蕃寇靈武，壬子吐蕃寇鹽州，八月劉元鼎還。

文宗太和五年秋九月吐蕃維州副使悉怛謀請降，盡帥其眾犇成都。李德裕遣行維州刺史虞藏儉將兵入據其城，庚申具奏其狀，且言欲遣生羌三千燒十三橋，擣西戎腹心，可洗久耻。是韋臯沒身恨不能致者也。事下尚書省，集百官議，皆請如德裕策。牛僧孺曰：吐蕃之境，四面各萬里，失一維州，未能損其勢。

悉怛謀請降
李德裕奏其
狀牛僧孺力
阻執而歸之
吐蕃盡誅于
境上

比來修好約罷戍兵中國禦戎守信爲上彼若來責
曰何事失信養馬蔚茹川上平涼阪萬騎綴回中怒
氣直辭不三日至咸陽橋此時西南數千里外得百
維州何所用之徒棄誠信有害無利此匹夫所不爲
况天子乎上以爲然詔德裕以其城歸吐蕃執悉怛
謀及所與偕來者悉歸之吐蕃盡誅之於境上極其
慘酷德裕由是怨僧孺益深

德裕請褒贈
悉怛謀

武宗會昌三年李德裕追論維州悉怛謀事云維州
據高山絕頂三面臨江在戎虜平川之衝是漢地入

兵之路初河隴盡沒唯此獨存吐蕃潛以婦人嫁此
州門者二十年後兩男長成竊開壘門引兵夜入遂
爲所陷號曰無憂城從此得併力於西邊更無虞於
南路憑陵近甸旰食累朝貞元中韋臯欲經略河湟
須此城爲始萬旅盡銳急攻數年雖擒論莽熱而還
城堅卒不可克臣初到西屬外揚國威中緝邊備其
維州熟臣信令空壁來歸臣始受其降南蠻震懾山
西八國皆願內屬其吐蕃合水棲鷄等城旣失險阨
自須抽歸可減八處鎮兵坐收千餘里舊地且維州

通鑑紀事本末 卷一百九十一 二十八
未降前一年吐蕃猶圍魯州。豈顧盟約。臣受降之初。指天爲誓。面許奏聞。各州酬賞。當時不與。臣者望風疾臣。詔臣執送。悉怛謀等。令彼自戮。臣寧忍以三百餘人命。棄信偷安。累表陳論。乞垂矜捨。答詔嚴切。竟令執還。體備二木。輿於竹畚。及將就路。冤叫嗚嗚。將吏對臣。無不隕涕。其部送者。更爲蕃帥譏誚。云旣已降。彼何須送來。復以此降人。戮於漢境之上。恣行殘忍。用固攜離。至乃擲其嬰孩。承以槍槊。絕忠款之路。快兇虐之情。從古已來。未有此事。雖時更一紀。而運

屬千年。乞追獎忠魂。各加褒贈。詔贈悉怛謀右衛將軍。

臣光曰。論者多疑維州之取捨。不能決牛李之是非。臣以爲昔荀吳圍鼓。鼓人或請以城叛。吳弗許。曰。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吾獨何好焉。吾不可以欲城而邇姦。使鼓人殺叛者而繕守備。是時唐新與吐蕃修好。而納其維州。以利言之。則維州小而信大。以害言之。則維州緩而關中急。然則爲唐計者。宜何先乎。悉怛謀在唐則爲向化。

通鑑系事 卷一百九十一 二十九
在吐蕃不免爲叛臣其受誅也又何矜焉且德裕所言者利也僧孺所言者義也匹夫徇利而忘義猶恥之况天子乎譬如鄰人有牛逸而入於家或勸其兄歸之或勸其弟攘之勸歸者曰攘之不義也且致訟勸攘者曰彼嘗攘吾羊矣何義之拘牛大畜也鬻之可以富家以是觀之牛李之是非端可見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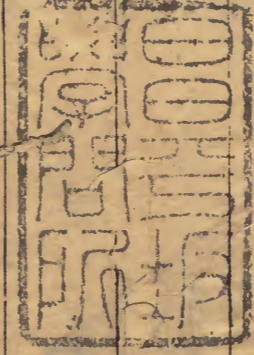
張溥曰吐蕃贊普棄宗弄讚死于唐高宗永徽元年嫡子早歿其孫立爲贊普凡二十八年至

調露元年死子器弩悉弄立生八歲至武后長安三年卒于軍子棄隸贊立生七歲玄宗天寶十二載乞黎蘇籠臘贊死子掌悉籠臘贊立至德宗卽位時乞立贊爲贊普貞元十三年死子足之前立貞元二十年死其弟嗣立至憲宗元和十二年死可黎可足立幾三十年病不事委任臣下不能抗中國邊候晏然死弟達磨嗣嗜酒好獵喜內凶懷少恩政益亂自是國中地震裂水泉湧岷山崩洮水逆流三日鼠食稼人飢

通鑑紀事本末 卷一百九十一 三十一
疫死鄴廓間夜聞鼙鼓聲武宗會昌二年死無
子以妃絀兄尚延力子乞離胡爲贊普始三歲
妃共治國大相不服於是論恐熱尚婢婢相攻
而國亡夫吐蕃之盛也國君長世務競雄譎卽
七八歲兒咸能率謀夫虜帥剽陵中土其衰也
主暗代促異姓攘袂望如河隴高年解辯易服
猶病未能存亡之際可謂非天乎然高宗武后
時吐蕃滅吐谷渾方國萬里數敗王師政盡出
於欽陵兄弟代德以來盜河湟薄王畿皆尚結

贊等爲之戎方號令稟受酋長國之強弱不視
其君反視大臣所從來矣開元初吐蕃請尋盟
解琬泣之未及盟虜將兵十萬寇臨洮攻蘭渭
掠監馬背惠食言其故習也德宗不察信張延
賞而違李晟平涼之會渾瑊幾不免自古懷諫
之主未有不愚者也韋臯招諭雲南吐蕃勢衰
李德裕出鎮成都維州內屬其功畧等牛僧儒
害之詔還悉怛謀戮於境上棄中朝之舊墟絕
遠人之忠欵罪在百世且吐蕃當日論贊無人

兵馬微弱。僧儒敢面謾天子。盛陳氣勢。恫喝必從。懷盧杞之不忠。託荀吳之小信。春秋惡佞人。其是謂乎。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一百九十一終

文化乙丑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人' and '之'.

